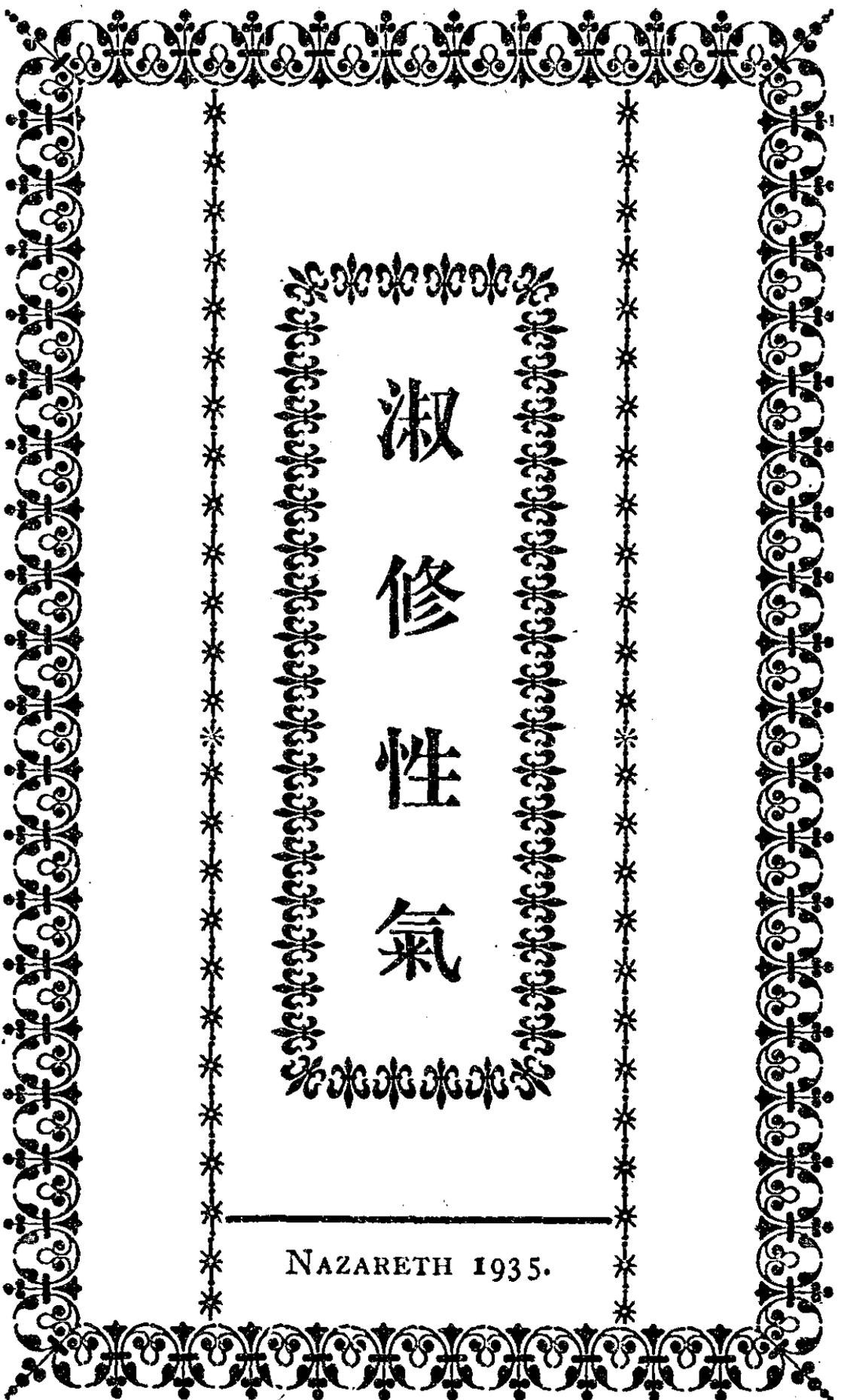




淑
修
性
氣



淑
修
性
氣

NAZARETH 1935.

Nil obstat :

R. P. LY AMBROSIUS 李 益 博

Imprimi potest :

R. P. ED. JAMART, SUP. PROV. C I. C. M.

Imprimatur :

✠ FR. JOOSTEN, VIC. APOST.

Tatungfu, Shansi, 1935.

山
西
大
同
主
教
鄧
准

淑修性氣目錄

小引

見一張

第一章 論性氣的定意

見四張

● 性氣的形跡

見六張

● 性氣的本在

見十三張

● 精神毅力

見十九張

第二章 論性氣與生命的關係

見二十四張

● 優等性氣

見二十八張

● 劣等性氣

見四十四張

第三章 論模範性氣

見六十張

● 良心正直

見六十六張

● 欲志魄力

見九十一張

● 心地慈良

見一百三十五張

● 體格莊雅

見一百四十九張

第四章 論性氣的來源

● 生成

見一百六十五張

● 教育

見一百七十五張

● 欲志

見一百九十張

第五章 論性氣的種類

見一百九十七張

① 多血質

見二百〇一張

② 神經質

見二百一十一張

③ 膽汁質

見二百二十一張

④ 粘液質

見二百三十張

第六章 論陶冶性氣

見二百三十九張

① 認識自己

見二百四十四張

② 進行的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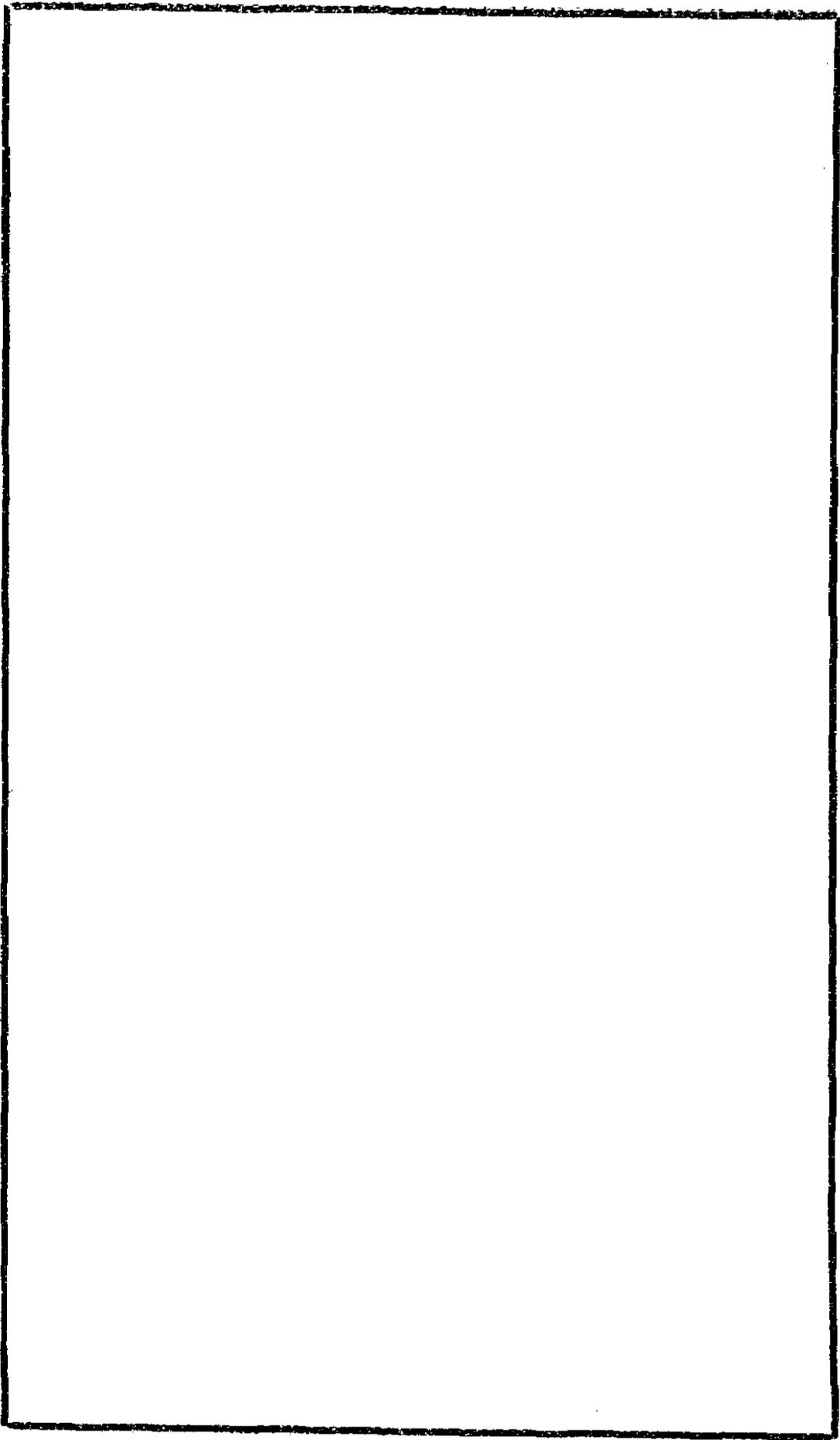
見二百五十二張

③ 維持志力

見二百五十八張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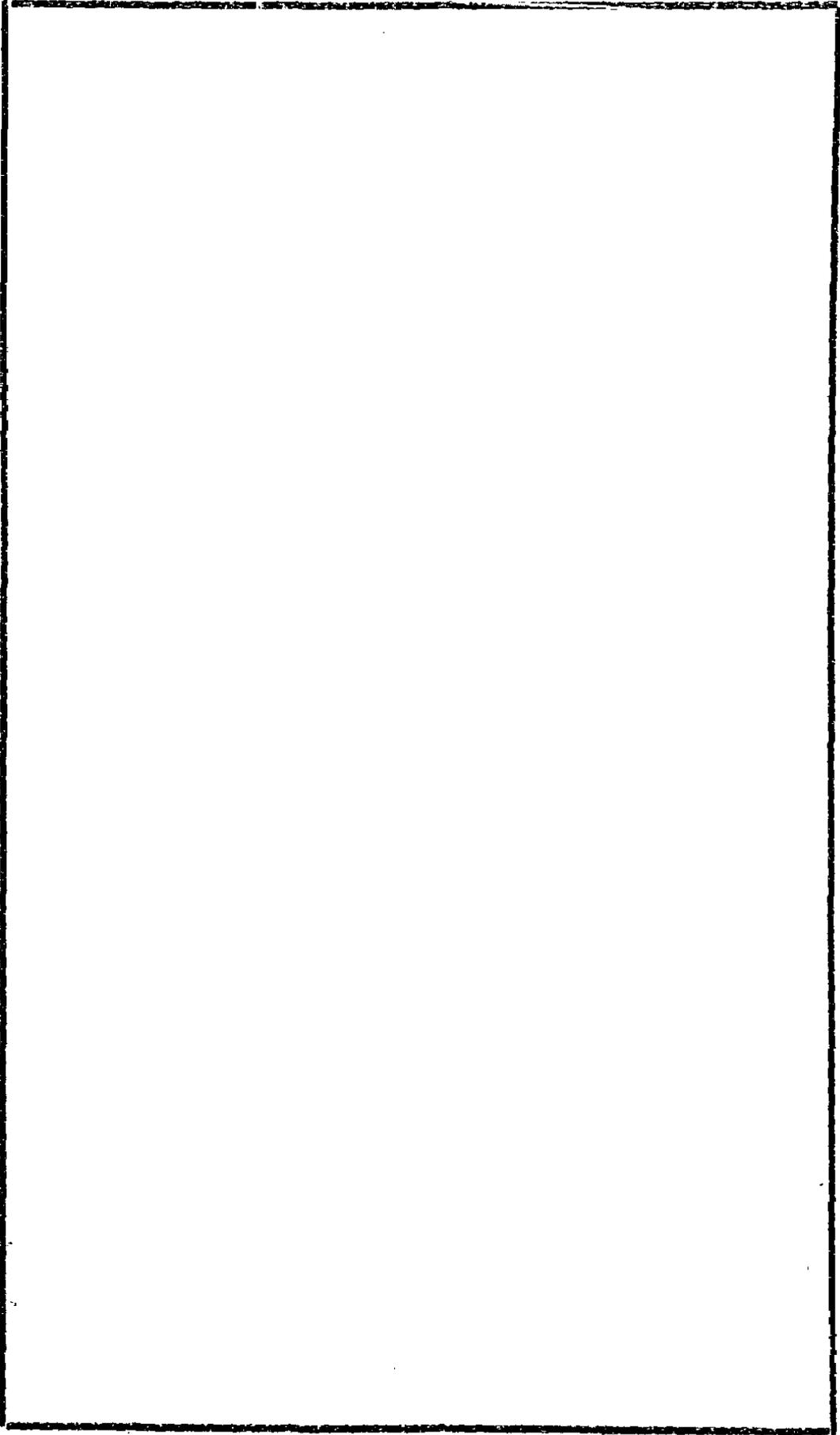
見二百七十七張



注意

●承繼本書著作權的 H. Gilbert, 及出版者 J. P. Gigord, 二君, 皆慨然允准與繙譯者, 譯時不必拘泥原文的字句, 祇要設法將著書者的心意, 及他的推理程序發揮出來便成, 可以就合中國的心理風氣, 務要以使中國人能明白書中的理意為目的。

●書名淑修性氣。但為指性氣觀念, 心理及教育等書上使用不少別樣的同意名詞, 如: 氣質, 性質, 秉性, 性格, 性體, 性情, 性子, 脾氣等。本書因此也互相混用。



淑修性氣

小引

這一本書，並不是談論文學的，他所研究的對象，是修心涵性的道理。名人儒伯畧 (Joubert) 說：「修心涵性的規則，是所以教人正當生活的。」原來爲人在世，最要緊知道學習的，莫過於正當生活的藝術。因爲惟獨專務正當生活的，方堪稱爲有真正人格的人。這是所以然，使著者起意編輯這部小書的動因。

儒福祿 (Jouffroy) 曾嘗慨嘆的說：「世上有真正人

格的份子實在稀少。」這無非是說：人類之中的大部分，皆屬無志無剛之輩，都是苟順着本性的偏向，度過他們的生活，從來也不肯奮進勉力，上心完修自己的秉性。

但就理想立論，每人都有修心涵性的可能能力。據拉高戴（Lacordaire）說：「人人都能超凡入聖，人人都能窮兇極惡。」然而實際上，矢志勉力自修自練的，委實是寥寥無幾的。若論能真正恒心不輟，勉力在這道德的途徑上，走到盡頭的，則尤其的罕有了。

有志勉力完修性氣的不多，這是實事。但是拉高戴又說：

「一個修得成全人格的人，其價值的高貴，何啻一大民族？」這是名言至理。故此，若這本書只僅能激動了一個人，使他決定志向克服自己；使他恒心爭戰，銳意奮勉，一轍達到完全主執自己的地步，則著書者，也算是心滿意足，也就不算妄費了辛苦。

雖說如此，他却很期望的，使這一本小書，能鼓勵動多數的人，起意專務自修，躍上修心涵性的軌道上。他很知道有許多的人是真心愛好的，具有高尚的貪望，願意把自己的人格，造修完美。他們的心胸浩大，志氣宏博，不亞於孟戴尼。

(Montaigne) 孟氏曾說：「我銳意專求的，是務要將我的性氣練修堅毅。這比較我專務着以文藝裝飾我的靈魂一件，更令我注重。」巴不得這本小書能幫助這一般懷高志的人，練成了一種剛果有爲的性氣才好呢！

第一章 論性氣的定意

有能力，就有他可以發生出來的相對行動。能力爲行動的原故；行動作能力的效果。這是各物界內的普公原理。然而，在我們的認識界內所順的次序，是藉效果而知原因，藉外形而知內境，就行動而知能力。原來效果是表示原因存在的；外

形是發揮內境實況的，行動是揭曉能力態勢的。

關於心理一面，每人的行動態度，作爲的樣式，各呈殊異勢概。我們通常所說的，每人的性氣，每人的秉性，就是指的這一件。然而人所以如此樣的行動，如彼樣的作爲，推其根蒂，必是因爲他心靈內部，原有一種布定的組織；這一種內部的組織，支配他行動的趨向。這是人外表上所呈的性情發源的根據地。這正是性氣的本在。外表不過是內性的效果，內性發洩的痕跡罷了。內性是外行的原因。可見性氣二字，可指人內部心理上一切傾向的結晶，亦可指這一些傾向發出的外形。

在西文內，對於性氣二字，往往狹其意義，只用以指示性氣內的最優級第。即指有欲力，有心勁，有毅力的性質氣。

故此本章內容有以下這三節目：①性氣的形跡；②性氣的本在；③精神毅力。

●性氣的形跡

我們人就本性而論，雖然都是同宗同類的，然而談到其他種種方面，則互相之間，却顯有無數不同的區處。不但按身體的態勢，面容的形樣有所不同；尤其是對於心理一面，就更加相異了。每人在心理方面，所有諸特殊點的薈集，這便是每

人性氣的所在。

人的性氣各有不同。有的人志向高尚，舉止端雅，正直忠誠，總不營私利己，不怕爲人効勞，不敢做絲毫違犯天良的事。這種人是有體面性氣的。反過來有的人呢，志向卑鄙，嗜好粗鹵，往往損人利己，有時且至不顧天良。這種人是有卑陋性氣的。又有的人度量寬宏，志意堅決，有創辦事業的剛果心，不怕艱難，不畏阻礙。這是所謂具有剛毅性氣的，是有創辦事業能力的。在這對面，別有一班人，意志薄弱，沒有建功立業的毅力，沒有承當恆久辛苦的耐心，支持不了艱難，沒有抵抗阻礙的

勇氣。這是所謂性氣薄弱的，是決對沒有建樹偉大事業可能性的人。

有的人，溫良和順，舉止言笑，無不迎人。他那藹然可親，滿面春風的氣色，令人一見傾心。你若有了煩難憂苦，他喜笑的安慰你，喜歡爲你釋難解愁。他喜歡同你暢談心懷，和你親密往來。和他接近周旋，始終不覺討厭，反能常常感覺愉快。這是一等秉有良好性氣的。反是，有別的人常常是愁眉不展的，始終帶着秋風凜凜的氣象，自己悒悒不樂，惹的別人也不得暢快。與他同在，真是討厭不堪。又加上他待人苛刻，言語冷落。他

那爲人真像一個刺蝟，你不接近他尚可，你越想強壓他，他越加緊的激刺你，真使你無他應付的方法，只以躲避爲妙。這一種人是秉有惡劣性氣的。

普通立說，人性質的本象，常常流露於外表之上。人家看你的身勢態度，是端雅，是嚴莊，或是輕忽，是浮躁；看你的行爲舉動，是恒久一致，或是反復無常；看你拿主意的時候，是剛強果斷的，或是躊躇莫決的；藉這一切一切的外形，便可以猜度出來，你是何種性質的人。你面目上顯示的姿象，往往可將你內部的心情，意願，完全反射出來。你的眼光是有神氣的，或是

無光澤的，是清潔透明的，或是暗霧混濁的；你講話之時，你的眼目看你的對話人，是正氣正色的，或是鬼頭鬼腦的；你發言的口氣，是果斷確切的，或是含忽浮泛的；你評斷事理所供出的論調，是有筋骨的，或是無意味的；你寫字的筆法，是端雅方正的，或是潦草拉雜的；你的圖畫是有神氣的，或是無生色的；凡此一切都是隨着你心靈內部的情境而發出的，全是標出來你性質真象的實徵。總之，在你一總的舉動行爲上，都能顯示出你性質的特點來。往往你不思不想的做一件很無謂的行爲，別人却能藉以當作了窺見你性氣的標記。所以說，外表

顯示出的情態，實在能洩露出人內性的真象來。

雖然這樣子說，就着人的外表以猜度人的內情內性，這却不是很容易的。原來人心理的內蘊，好似一篇拮据聱牙，繁縟複雜的文章，其中的奧義，是令人不易了解的。眼光準確，而有認人性質的本領，實在的稀少。許多的人從事冒昧，未加深切的審察，只就着一二外徵，便武斷別人的性情，每每的是陷於誤認。爲此原故，我們總不可以單按人的外貌，而判定人的內性。

單就外表，以決人性如何，不免的有時錯誤，這是真的。然

而籠總爲論，人外表的體態，定是他靈魂的正確印象。某倫理學家曾說：「像貌乃是靈魂的圖畫。靈魂所居住所主動的肉體，確是他恆久不變的反影。因此我們在不知不覺之間，往往能將我們的內情流露於外。我們度的是道德生活，或是妄爲生活，雖然隱藏的極其嚴密，仍是時時處處的要外揚出來，以作我們榮耀的護附，或當我們羞辱的標號。」天主聖神曾在聖經上說過：「看一個人外表的氣象，就可以認得他是什麼人，看一個人的面容，就可以曉得他是不是明智的。就連衣服的裝置，言笑的樣式，舉動的趨勢，也都是發露人爲人如何

的標記。」(Eccli., XIX, 26-27.)

從此看來，我們實在能說，人的外表就是發表他性情的形跡。我們藉着有形可見的標記，可以推知人的心地如何。

●性氣的本在

性氣的本在，是人心靈內部的一種態勢，好像是人心理上的一種組織。外面的行動樣式，不過是發露人內在性情的形跡，是表出性情所以然的肖像，却不是性情所在的根據地。人外面的形跡，可以令我們認識出他內部的性情來。就如彫刻物的精粗，可以令人推知彫刻匠的巧拙；圖畫的美惡，

可以令人曉得畫師技能的優劣。人的性情蘊藏於他的心靈內部，暗暗的主動他全人心理上的行事。總而言之，人如此如彼的行作，這并不是人性情的本在。其所以在人內部，主支配人如此如彼行作的，那才是人性情的本在呢。

我們素常的行爲，都是自然而然的，從我們靈魂內的本能中流露出來。我們的性體如何，我們所發出的行爲也是如何。這並不是說的，我們不能以欲志的奮勉，在心中發起決願來，行辦一件逆己本性的事。因爲人既有自主之權，就能勉強自己做本性嫌厭的事，而戒絕本性嗜好的事。到底實際上肯

這樣使用自主之權，決心相反自己，攻克自己，壓服自己的，實在寥寥無幾呀。連那些專務自修的人，所有的強壓自己本性的行動，也不是時時而發現的。因此我們可以下一個普通的斷言：就是每人的外行，便是每人內性的發洩。

內性的實在，究竟是什麼呢？這是我們心靈上所有種種傾向的集合力，驅使我們向某一方面偏重行事的。這等等的傾向，一部分是從生帶來的，一部分是由習慣而演成的。我們所有的傾向，是支配我們向善的，便是優美傾向，支配我們向惡的，便是惡劣傾向。

若能將我們的傾向個個認明，並能在那些傾向中，指出來是那一種在我們心地裏，施展着爲首的權力，這就差不多算認明我們本身所有的性質了。到底我們自己判斷自己的性質，如同別人判斷我們的性質，是一樣容易錯誤的。

別人錯誤的原故，一則是因爲他們，往往但以我們的外表，當他們判斷的根據。二則是因爲他們是以他們自己的成見，照他們个人的心地，作察量的標尺。

我們自己易錯的原故，是因爲認識自己這件事，就他的本性委實是費難的。我們心腔內所有的傾向，複雜至極，異異

樣樣，不知凡幾。有互相衝突的，有彼此分歧的，有起的，有伏的，有來的，有往的，真如一片叢林，各種樹植比競的萌生。又加上我們的心境內情，受着環境的影響，隨着生活的狀況，年歲的增進，不時的改化。甚至一日之內，因我們各種機能上顯有變化，我們精神上，心情上，也就相隨着發生變化。

我們心理內部的情境，既是如此複雜的，如此變化不定的，無怪乎明認自己所有的種種傾向，是如是其難的。至論願意在那各等傾向中，明晰指出來，是那一種在我們內作主根，這就更不容易了。

絕對的說來，在我們縈雜而相衝的各種傾向之內，總有一二勢力較強，而在我們內佔發動機之地位的。若在幾個較強有力的傾向中，彼此還有枝岔的態度，當這時期，我們便常在感覺出，被互相抵觸之力拉扯的困苦。然而演來演去，終久的結果，是要有幾樣傾向集爲了合力，推動我們向往某一方面。這個合力便是構造我們性氣的成因。看來，我們的性氣，就是我們一切傾向集合力所向往的趨勢。

我們的性質，既爲強有力傾向所組成的結晶，我們有志淑修稟性的，便當勉力，使我們所有向善的傾向多增勢力，使

那些向惡的傾向漸漸消滅。這是我們願意走修心涵性的路徑的，當常常目標的根本原則。

◎精神毅力

人秉有的爲首傾向，價值如何，他性氣的價值也必如何。人性氣所有的價值如何，他的人格，他的生活的價值也必如何。故此，若願意有了優越的人格，度過高貴而有爲的生活，則不得不專心致志的，下一番陶冶的工作，務使一種高貴而優美的傾向，在自己的心靈內，享受爲上的主動權力。

在心理心性上的一切優長中，最能提高性氣，最能發生

佳果美效，最能爲個人，爲社會，爲人類造幸福的傾向，便是精神毅力。這是心理界的一種無形氣力，其效用的成績，往往能遠勝於物質界的力量。

在西歐的話語中，屢以性氣二字，作爲精神毅力的同意名詞。若某甲具有精神毅力，便曰某甲是有性氣，有秉性的；某乙缺乏精神毅力，便曰某乙是無性氣，無秉性的。這其中的命意，也無非是願意指點出來，有精神毅力，是在各等性氣的種類內，佔據着最高的階級。

缺乏精神毅力的人，他的性氣在社會上引不起注意來。

別人對於他的性氣，不起什麼特別的感想，不存什麼深刻的印象。他不過是人羣中一個平庸無奇的份子罷了；就如山澗的一道細流，在岩石之上輕輕的渡過，一點滂渤的痕跡不留。他的行事沒有一件可以值人注目研究的。他在人間可是佔着一個位置；但是他的生命毫無爲人類造福成利的問題。測驗他心靈內部的情態呢！意氣是薄弱無剛的，心志是猶豫莫決的，毫無確定的主張，行事莫有指定的目標，爲應付環境，承當遭遇，缺乏堅忍抵抗的氣力。他的一生真如無根之草，無舵之舟，飛揚飄蕩，隨風浪漾，一味被驅被動，自己是無定方向的。

具有精神毅力的，則與前一等人，相差的不啻天壤了。凡與這一等人接觸的，都得欽佩他的爲人，是真有筋骨。他的地位引動社會的注意力。他的性質在別人的心地內，留有深刻的印象。凡他發出的論調，都有確實的意義；凡他表示的計劃，都有決定的主張。因此他的言語，很受人的恭維，能使人銘刻在心。

他深思熟慮之後，一旦清楚的看明了自己當達的宗向，便決定心志，必要照準着躬行實踐，且能恒心久持，一澈到底。在他的道路上，逆境艱難，雖就是前伏後起的，來阻撓他的步

驟，他仍常心平氣和，顯示甚有把握的態度。

因爲他知道人，若有忍耐果斷的毅力，無論什麼阻碍，都得被他打倒，被他衝過去。這種堅破石，硬碎鐵的魄力，真是裝飾人性質的優等品。人若具有了這般優越的性格，便在修心涵性的工程上，居然是登峯造極了。他藉此在人類之中，自然就成了出類拔萃的份子。

拉高戴描寫精神毅力的工能說：一毅力是欲志內的一種隱力，有堅韌恒耐之性。這種氣力，使人一旦抱定宗旨，能恆久堅持；拿定主意，能踐於實行，與人締結友情，能耐久不變，修

成的德行，能固守不失，習成的見解，認定的情理，一生不復更改。具有這等勁力的，使別人對於他所存的意想，是覺着他事準定，樣樣穩妥。多少有明悟有學問有才能的人，却往往沒有這一種精神界的毅力。」

原來，精神界的毅力，並不在明悟中，也不在心地內，却在欲志上。據德國一位思想家說：「有精神界的強大毅力，這無非是欲志充分發育的顯象。」

第二章 論性氣與生命的關係

王文那克 (Vauvenargues) 說：「有許多人謾怨自己

生活的境地太苦惱，其實他們所該謾怨的正是他們自己。」原來我們每人生活程度的創造者，不是別的，就是我們自己。外面的環境，在我們身命上所發生的感應固然不小；然而我們生命的狀態，深究其所以形成的根本原因，總是我們自己。我們心靈內部的情感傾向，尤其是我們的欲志，乃是我們生活景況的成因。簡單的說來，我們生活的景況，是我們自己秉性所造化的工程。

這端真理，是人有目共見，是經驗上所証實的。人們的性質種類不同，確是人們生活境勢不同的原因。往往兩個人互

相較量，就才能說，二者不顯高底，不分上下。到底因為性質彼此差別的關係，一個呢，舉事興隆，一個却諸謀衰敗。性質上素常發現的小弊病，比偶然有的大錯失，更能較重的損壞人一生的事體。反是，因着性質上有恆力的原故，每日在小事上發奮勉進，終究能得獲了美滿的效果。有的人，天賦的資才雖很豐富，然而不拘與辦什麼，終歸失敗，將一身的才分空空費用，只儘度了個一事無成的生活。這是什麼原故呢？這大概是因了他性氣上的一種缺點招致的。有的人呢，生來本沒有什麼奇特的才能。然而却不知如何，他的生活反較為順利，與辦什

麼，成效常常圓滿。其中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好性氣爲他開導了好門徑，使他得以坦然前進，撒手遊行，遇不着多少的阻礙。

原來，我們的生命是一種行動能力。他發作的波濤所呈出的聲勢，全關係他性質代爲開掘的河床所呈的形勢。人有當興辦的事業，當成就的工程，若他性質上有力氣，能將自己天賦的才能薈萃而提撕起來，策勵上，認真的工作，才能得到完美竣工的喜慶。所以若見一班有大才而有大能的人，一生空振虛盪，將自己的本能白白的消耗浪盡，究竟一無所成；反而，有些天資中常的，却沒有虛度一生，建樹了些偉大的事業。

我們就可以明白這其中的根因，多是因了性氣不同的關係。從此看來，性氣在人生生命上所有的職責，是很有重要性的。爲這個緣故，關於性氣的問題，具有深切研究的價值。優等性氣，是能使人得到莫大利益的。劣等性氣，爲人能有不可測量的害處。

●優等性氣

你若具有優等性氣，你因此可以得着什麼利益呢？

你果真是有優等性氣的嗎？若果如此的，我便想你之爲人如下。第一，你必然是溫良和順，謙恭退讓的；同人晉接往來，

總不肯有故意傷損人的言語行爲。第二，你必然是常常勉力自修的。勉力克服你本性上惡劣的偏向，勉力培植種種高貴的傾向。第三，你必然是因着經年歷月的戰爭，得勝了你自己的，將你精神界的毅力，全已把握在你手中，好似一個軍官，已將部下的兵士操練精熟，到了上陣打仗之時，出令必行，從命如流的了。原來，所謂圓滿無缺純全的優等性氣，必該具有這三樣特長才成。

你的性氣真正有這三等特長嗎？假使有的，你要藉着他沾光受益，能說是無窮無盡的。

這等性氣要教你得到兩樣世人最景仰的利益：就是在心靈內享受快愉，在社會中享有權勢。

你的性情是溫良和順的，對待別人有好心意，懷好情思，說話行事，常常良善溫和，謙恭禮讓，別人因着你這種好稟性，是必要感覺快愉的。然而從你的良好稟性內，射出的這些使人爽快得意的光線，未從自你心靈的火爐內發出之前，必先使你自己感覺到至高度的快愉。聖方濟格撒肋爵是溫良和順性情的模範，凡親近他的人，莫不是覺着非常快活喜樂的，都好似是生活在最新鮮的空氣中一般。你想聖人自己心

內能不分享這種福樂嗎？而且享受到最強的限分麼？他因着自己溫良的稟性，一定享受至甘飴的平安，這是毫無疑義的。儒伯畧說：「好稟性是富有歡欣意想，富有樂趣志願的。原來喜樂是使人明悟清亮的，憂愁是使人明悟昏亂的。」

你若有好性格，衆人都要喜歡你，愛戴你，和善的待遇你；你因此自然要享得幸福。人們對付豺狼，是用刀用槍，原因是因爲，人們怕受他們爪牙之害。牧童率領綿羊，只只拿一根木杖。原因是因爲，人很知道綿羊的良馴之性。若你的秉性果然如同綿羊那樣的良善，就沒有人不要愛戴的你。這並不是說

的，你從來不要遇着一二欺凌壓制你的人。因為有些心兇性惡之輩，你無論如何良善的應付他，他那虎狼之性總不能被你馴服了。但是連這一種人，若遇到敢與他爭雄比橫的，他施用的應付手段，自然是極端兇狠暴戾的。若你對待他一味溫良，常常謹慎小心，不敢惹動他，他也不能無風起浪的去煩咬你。他既經覺出來，你不是他的對手，他也就不拿武備態度來待遇你。而且多咱他深切的認出你的良好性情來，他也要像別人一樣，不知不覺的喜愛你。你既看出來你左右的人衆都親愛你，傾向你，你能不覺心怡神樂嗎？你享受的這種快愉，便

該歸功於你的好秉性。有的人謾怨自己沒人愛。我可以用尼高拉（Nicole）的這句話答應他說：「若沒有人愛戴你，這無非是因爲你不會叫人愛戴你哪。」

然而，只僅溫和良善，不足成爲優等性質。這以外，還得勉力克除心靈內一切不正當的偏情，專務習修高美的趨向。作到了這一步，在你良心內，便要有秩序有規則。就此你能得着心中的安樂。因爲人生在世，至大的福樂就是覺享平安。除了良心合規則供給的平安以外，再沒有別的真正平安。然而爲享受這種真平安，總該使你心中，有了向善好德的傾向作主。

才可。因爲這個傾向，要供給你充足的力量，爲能滿全了道德方面的一切職責，爲能遵守好良心內的一切規誡。可見，優等性質是使人得平安享幸福的大根原。原來，在你的心靈內若有正當的嗜好，高尚的傾向主持着你生活的軌道，你便是那所謂的有德有道的人。有德有道那自然是使人享真福的原因。反是，若有向惡的嗜好，有不正當的偏向驅使着你的生道，私慾偏情常常營縈於心，這自然要使你心煩心亂不得安然。那能享得真福真樂呢？若你甚且順着偏情，犯罪作惡，則良心必定較加繞亂，你的生活則煩悶苦惱更甚的不可擬量了。

組成優等性質的第三原素，是能操縱自身，能將自己精神界的毅力把握在掌。這一件也是使人得享福樂的泉源。作主自己的人，是在自身生活上有主張有把握的舵工。不怕世人的兇險，不畏物力的強橫。遇到什麼危難艱險，並不驚惶失措。他很知道，恒心忍耐，志意堅決，則可以戰勝世人，抵抗頑物的蠢力。物質界內不客氣的災禍，鐵面無情的患惡，有時肉身是逃不了受其蹂躪，財產脫不了受其損害；但是在心靈內部，本着翕合主旨之義，慷慨的承受，大量的忍耐，他便可以仍舊安然泰然的得享安樂，不受外力任何的騷動。這真如奧拉斯

(Horace) 所讚譽的那位明智人一樣；當着天崩地裂之時，他仍能聲色不動，絲毫不顯驚懼之態。有了能主持自己的毅力，就是得到了心平氣和的本領；這一種本領確是與人造幸福的根本泉源。原來我們心中的一切憂愁苦痛之情，多半是來自恐懼害怕之心。有了自主自持的本能，便可將恐懼害怕之心減消了。這一件減消之後，便是減消了我們憂愁苦痛的總根由；不受種種悲感的騷害，心內的平安便無從被繞了。可見，優等性具有的主持自身的本能，真是得享安樂的大原因。此處我們可以引用這句格言說：一原非生命的境態，實係氣

質的優美，是使人得幸福享安樂的成因。」

有了優等性質，還可以在別人跟前享得權勢。這也是增加人幸福的原因。優等氣質所以能在人間得享權勢的動機，一則，因為溫和良善是帶有吸引人的力量的；二則，因為有毅力有主張，是易於取得他人的依恃之心的。吾主耶穌說過：「良善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取土地。」這句訓語，另外是向那些專務救拔人靈，感化人靈的人們說的。是提醒他們，若愿意有實效的滿全自己的職務，必須運用良善之德，為做成工的利器。良善之德真如磁石一般，具有吸引人心的奇力。

就在社會中人們平常的來往，也可以經驗出來，性情良善爲得取人心，引人傾向，施有多大的能力。

原來人人都愛同溫良的人接近來往。這是因爲他們明知道去到他跟前，總不能受他擯斥拒絕，他總不要粗聲厲色的待遇人，他的言語行事常常謹慎周詳，總不會傷人的心。別人在他跟前，不必有所拘束，不必恐前懼後，可以隨心如意的暢談動靜，全如在自己家中一樣。人們在他跟前，深有一番依靠之心，不知不覺的愿意向他談論自己的心事，訴說自己的苦楚。他們經覺出了與他開懷談心，真能大大的解散憂情，輕

減苦任。去投奔他的人，深切知道，敲他的門是不能白敲的，求他相幫是一定要得應允的。我們可以試驗着修良善的德行，勉力良善待人，不過多時，你看看吧！定要有人被我們感應的來傾向我們。和悅厚道，熱誠待人，這是吸取人心最妙不過的圈套。

你若常常和顏悅色，藹然可親，喜氣迎人，待人有好心意，別人就要覺着去接近你，是大有滋趣，是甚有興味的，覺着你身週圍，有溫暖的熱氣，同你周旋大感快活。別人在你身上既懷了這樣的傾向心，佩服心，就不知不覺的要陷入你感情的

範圍中。就是說：你的心情感想，逐漸的要灌輸於那些人的心靈內；別人的心意就要同你的心意聯合成一。自此，你在精神方面的勢力就起始發展開來。

人們常說，凡是有勁力的志願都能成就，原來人羣之中，大半是柔懦份子，痿靡不振，意向不定，毫無成事的可能。此時間，若在羣衆之內，出來一個有力能行的偉人，將那些飄游飄盪，宛如一片散砂的精神力籠絡起來，將那無數不能自振的氣力提撕起來，藉以成建自己的主張，真是易如反掌的了。保納肋（Bonald）說：「一個人用自己的主義將民衆激動起

來去歸附他，却要緊有優等氣質，才能治理得了。」一個人主張準確，心志決定，意氣堅固，言語行事總不强橫暴躁，縱然他是社會中最貧窮，至底階級的，將來必要升到超凡出等的級第內。

拉高戴說：爲得成功成事，首先要緊營謀的，是修練性氣。爲能急速的，而確當的達到標準的目的，具有優良秉性，比具有優良才能更生效力。

優等秉性的人最爲靈敏，絕不冒昧從事，致以敗壞了所營謀的事件。若時機不甚順利，他便默默靜靜的，安心聽候着。

這却不是因爲他的性格上，缺乏毅勇之性，不敢果決的進行。這是因爲他辦事慎審，取舍從智。他幾時看出來，若不謹慎小心，在時機未曾成熟之時，冒然行動，便要把事體完全的敗壞，他就暫且不言不語，不行不進，安心等待着。他準備的，趕到順利的時機呈來之後，再作道理。一旦可趁的時機來到，他就按着自己的計劃實行實踐。如此的入手，自然而然是要得獲美滿效率的。善於控制自己的急躁心，會安然聽候時機的人，常能成了世界上的主人翁。他們從不妄費自己的勁力，作種種徒勞無益的奮勉。他們一經覺出來，狂風暴作的情形，勢難幸

免，他們便俯首下心，一味的支持忍受。他們知道那狂暴的天氣是不能延久發作的。所以他們平心靜氣的忍耐着，預備的在天時平定之後，好用竭自己全副之力，去實行抱定的主義。在這適當的時勢下，奮勉振作，才能準確的得獲好結果呢。

人們常說：秉性良好的人，普通是沒有勁力的，他們承受不了一生當經的戰爭苦況，他們是不相宜於生活在這個堅硬世界的份子。若以秉性良好的人，但指那一等性情和輒毫無剛氣，馴良相似綿羊，因此令人喜愛的人，這話果然很有情理。論這一等人，佈呂言 (Bruyère) 批評的說：一沒有比無氣

力的性格更不好的。」

我們所稱的優等性，却不是指的只僅在馴良上偏重的人，是指的那些謙和溫良出自欲志的吹動，辦事謹慎小心，不慌忙，不急躁，會堅耐的等待時機，常常攻克自己，將自己的本性抑制住，有主意而有恆心的人。這才是具有真正優等性質的。這一等人乃是天主上智選定了，為在世上建宏工而顯偉列的份子。

●劣等性氣

劣等性氣包涵兩種：一種是暴戾性子，一種是弱懦性子。

有這兩種品性的人應該明白，他們爲度此一生，所帶的兵器，委實是很不適當的，他們的生活要因此輾轉於苦惱間，事事終落於失敗。

通常人所稱的劣等性子，特外是指那暴戾性情，及那又古怪又不講情理的性子說的。與這等性情的人往來周旋，自然是苦不堪言。接近他們的人，沒有不感覺着煩困討厭的。他們整天的戚首蹙額，帶着苦瓜般的愁雲面目。他們這等氣色消滅別人的喜樂，杜絕別人的興味。那有人敢去與他們聚談心腹的呢？他們的口舌只會譏笑批評人。別人小小的過失，也

脫不過他們冷言冷語的褒貶。絲毫也不給人留情。一點點的不順心，都會惹起他們的忿怒來。受些微的激刺，就要動雷霆之怒。他們對待別人，却毫不客氣的，常常向人射發銳利的箭，那管別人的心大傷而特傷哩。滿腔子內服膺的舉是利己主意。待人苛求，心硬至極。那裏會和顏悅色的待遇他人？趾高氣揚，懷恨蓄怨，狐疑孤猜，又固執，又強橫，粗陋野蠻，動不動就生氣，受了凌辱，總要報復。外面的舉動行事，全發顯他們驕傲嫉妬的心跡。每因不值幾文錢的事，就以爲別人得罪了他。在他們心胸內部，滿塞着兇狠暴橫的空氣。別人看他就如一個臭

水鷄，不敢近接擾動他，怕激起他的臭味來，大要受他的損害。有時在他們心靈內，也有天氣晴朗的幾日；在這些時候，他們也會眉開眼笑的接待人，且會爲人盡義務，行好效勞。然而這等佳美節令，在他們心靈內光臨的次數，是極其稀少的一陣的好風氣，霎時間就要雲消霧散了。不久他們那憂愁幽鬱，令人畏懼的氣象復轉原態，寒風凜凜的氣候，將他包容起來。這樣乖戾的脾氣，當然給別人加負擔。到底給他們自己加的苦痛却更重更大。他自己爲自己也覺着是最難忍受的伴侶。連他自己也討愧自己的性情怎麼那樣的惡劣呢。

那些有奈無奈，必當生活於脾氣不濟的人左右的，自然是大不幸。但是那性情不好的人自己爲自己更是難以承受的苦担。這種人好像滿身淨長的荆棘。而那些針茨的尖端却不都是向外伸着。其中最銳利而最長大的，却反入他們自己身體內，很加緊的激刺他們本人。他們那原本無毅力，無堅忍力的肉軀，使他們感受着殘酷的疼痛。別人還能忍氣吞聲的擔待他們；他們自己倒沒有這樣大的忍耐爲擔待自己的。他們明見衆人都嫌惡討厭他們的性格；這已是使他們難受的一大原因。又加上他們自己內部的憤憎之情，不停的還騷擾

他們哩。他們覺着自己是自己不可擔負的苦載。他們度的生活真是苦惱至極了。

在他們良心內受的這種刑具之上，還加上被人離棄的苦痛。原來別人的親愛友誼之情，是一劑堅壯心志的良藥，是一種醫治瘡疫的香料。這却是他們終身盼不到的事。人們對待他們的態度，是害怕，是躲避，是不憑信。個個人都是盡能的遠離他們，惟恐受到了他們的傷害，受他們的欺壓虐待。幾時人們忍不能忍，衆口一詞的起來駁斥他們的行動，合群協同的起來反抗他們，這時之間，個個人都才有了膽量，敢來用堅

硬的手段來應付他們。這樣在先是覺着零丁孤單，在後是受大眾的反對。這種種的苦痛都得他們承受。這也算他們素常裏橫行霸道的懲罰吧。

有這等可憐性情的人，覺得自己失掉別人的親愛，却妄想自己在毅力上是不無所得的。當着衆人都顯示厭惡離棄他們的時候，他們勉力的用這種錯誤的理想來安慰自己。矜誇自己不是那低頭服小的人，不是那奴顏諂媚人的人。矜誇自己有胆量，敢不客氣的當面指責他人的過失。別人辦的有所不當，自己是總不肯遷就讓過的。矜誇自己有力氣，能保執

住自己的主張。矜誇自己有能力，可以教別人敬尊他的分位，可以強逼人服從他。矜誇自己有威勢，反抗推却之事，在他名下，是概不可能的。他們如此妄想，以爲自己的強橫之性，實是一種優長，是使他們有毅力，有剛氣的根原。豈不知他們真是自欺自哄哪。劣等稟性中，有有剛氣的，有弱懦的。那些弱懦的，固然是毫無可取；不能對之言優長了。那些有剛氣的呢，雖說惡劣性格，不是阻擋他們志氣果敢，主意恆耐的，然而終究是截毀他們成事之道的，終究是阻礙他們建樹事業的。社會內常有一班天才卓絕，英傑有志的，惟因他們稟性暴戾的原故，

沒有攏集他人協助力的本領，樣樣事上，盡是激動別人的反感搗亂。因此緣故，他們絲毫也不能成事。有時候成事的時機最順利，事體進展的步驟最興旺。可惜因了他們性格的劣點，究竟弄到個七零八落，結果終歸失敗。

管治別人，願意屬下真正的入了服從的軌道，必須得獲了人心才成。但是稟性暴戾的，就談不到得獲人心的問題了。你想別人能從心裏愛戴而恭維他們嗎？他們爲制服屬下用的方法，並不是根本生效力的。因此他們享有的權勢，也不過是暫且的，是表面的而已。幾時服從之心，不是發於外而根於

內的，除非常常施着強硬手段，總不能將威勢的常態保存住。這樣的權勢當然是不能久遠的。在他們那苛政之下，人人看的莫不低首服制；然而一經脫避了這種強壓之手，服從的幻象頓時就要消失瓦解了。

無論何等事項，隨着主動人性格優劣的差異，可以處理的有條就序，或可以弄到個紛亂渙散的地步。這是閱歷上衆目共見的事實。一個團體，治在一位慎重靈敏，溫良和平的首領權下，自然的就安序昇平；繼來一個性情不濟的上司，說話不顧前後，出言動則傷人，作事激烈急躁，好猜疑人，不憑信人，

照這樣子，不久必要將屬下弄到個四分五裂，紛亂無序的境地；叛亂反抗的事端往往的因此發生。乖戾性格所在，失敗常常相偕；這是決定無疑的原理。這樣的長上見自己的事體淪陷，還要怨天尤人，謾怨部下倔强傲抗，不肯服從命令。怎麼他還不自知覺事機失敗的原因，全是由自己性格惡劣來的呢？原來正是因為他驕傲性成，不肯自認己過，竟致的絲毫沒有療治的可能性。假使他微有些謙心，就說稟性不濟些，何嘗決定該作為壞事的成因呢？

劣等性格內屬於暴躁的，是因着一種積極的弊病，損壞

自己的人格，致於具有多大的才能，究竟也是一生無成。劣等性情內屬弱懦的呢，他們泯滅自己的人格，是因一種消極的缺點。這等人照樣也是虛度光陰，空過一世，不能建樹了什麼有價值的事業。

庸弱的稟性分許多等級。最低一級的，是一班沒有清晰觀念固定主張，沒有高貴愿望的人。他們可是不斷的起些個無精骨的心願，拿種種又愿意又不愿意的志向。但是這一切心願志向，就如空中的輕薄浮雲，在他們的明悟中隨風轉動，即來即過，一宗也過不到實行界內。他們終身只在受着這些

虛情夢想的戲弄罷了。比這一等高一級的，所有的主見較爲明晰，所定的志向較爲決斷一些，然而總是不甚實固，不甚堅決的。畏前恐後，怕人譏諷，怕人反抗，怯懦退縮，不會興奮振作。有的好心願沒有實行的精神。一生之間奇謀百出，善愿叢生，究竟不能有一個達得成效的。如此就將自己的年月，徒然的消磨過去，絲毫也沒有成績的事業。較這一等再高一級的，說到勁力志氣，他們是有的。不但肯定主意，而且也肯按着定下的去做。可惜缺少恆心耐久的能力，起初的心火漸漸的減滅，遇到了阻礙艱難，不能振起精神來，勉力攻克戰勝，竟然順着

畏難苟安的趨勢，將起行的事業半途而廢。如此做來，將氣力徒然耗費，結果什麼可喜慶的成功也沒有。

精神界內氣力薄弱的人，自覺力不從心，不能成就什麼；一生起行的事，樣樣不順利不成功；這是使他們心中苦惱的最大原由。

沒有成就起興事業的能力，沒有滿全所懷志願的可能，給自己定的章程，不能遂就實踐，爲那些心志高貴的人，自覺衰弱萎靡的這種心情，是最使他衷心討愧的謙抑，是極難忍受的痛苦。如有重要的職責委託與你担任，你明知自己沒有

剛強能力，沒有堅決主意，擔負不了，支持不下，明知在你治理之下，事體大有敗壞的危險，你能不因此憂悶悲傷麼？若你掌握着管治他人的權限，因你的性格太柔弱，沒有約束屬下的本領，眼見因你管理法之欠當，致使你的屬下們陷入錯誤的意見，習染種種的弊病，請問你的良心，你那高尚的義氣，能不令你感覺刀割肺腑的憂苦麼？一總稟性軟弱的人，就連那些覺情芒鈍，心志不甚高尚的，若明見自己受他人的無理抑制，受強暴的控服壓迫，自覺無力保持人格，只是如鼠見貓的退怯損氣，這一種情勢，總也不是易於忍受的。總說一句，稟性軟

弱的人，橫豎總算一等苦惱的人。

他們全盤的禍根，是因缺少精神毅力，不能成就一件可佳的事工。他們的生活不啻無槳無舵的船，一味隨波逐浪的漂游，那裏也留不下一點可以令人注意的痕跡；一世庸碌無奇，所事所行，毫無成績可觀。有時候你見他們勃然興起，呈出了大無畏的精神，有作有爲的氣概，然而這也不過是虛張聲勢，不過是五分鐘的興奮，霎時間，就要雲消霧散的。別盼望他們能發生出什麼成效的。他們這種偶然的興奮振作，多次是來自感情中一霎時的暴動；不但不能發生佳美效率，往往只

適於貽害事體呢。

可見惡劣的稟性，無論是屬於那一種的，爲人的生活，總是招苦惱造禍惡的病根。性格的優劣，與生活境地的優劣，既有如此縝密的關係，我們便有嚴分察明自己性質的種類，好對症下藥的在淑修性格上用工。如此做了，可免貽誤終身的途徑，不致虧缺了對己身命，應盡的切確責任。

第三章 論模範性氣

我們前章說過，性氣是造就人生活態度的成因。優等性氣要造就優等生活，這是理所當然的了。

你豈不貪望着，有了優等的生活麼？你豈不愿意使你的性格增長價值？你豈不圖謀着利用你性格上秉有的能力，以建功立業嗎？你若懷有這種貪望，你便是懷有了人心會有的至高貪望哪。如果你順着這種貪望往前進行，你生命的境地，便要一天比一天增高，一天比一天強大，一天比一天榮耀體面。

你既懷有高尙的貪望，愿意造成價值高強的生活，那麼你就得下番陶練你性子的工夫了。性子是生活境地的標準，是創造人生活情勢的工具。性氣卑劣而庸懦的萬不能成爲

一世優越，有作有爲的份子。

有心完美自己生活，因而有意陶鑄自己稟性的，著手以前，先該清清楚楚的指點出來，自己要修得的那種模範稟性，先要劃定明白，自己要練習的，是那種那樣稟性，以此作爲進修的目標，這是起行前，最先該解決的問題。

在人性氣之上有兩部分：一分是天賦的，一分是人爲的。論到天然賦來的部分，人是沒有多少能力，爲變更他的。生來是什麼氣性，那氣性的土質總不能更調了。你受來的是鋼質，你該當鍛鍊的，就是鋼。你受來的是土，你該當陶塑的，就

是土。工作的手段，若與你的天性本質不相付合，那便是徒勞無益，是不中用的。換句話說：若你生來是多血質的，你一生之時，便常要存為多血質的。你生來是神經質的，你一生之時，便常要存為神經質的。這是沒法更換的了。不論那一樣天賦之性，都是如此。然而你生來秉有之性，無論如何平庸殘缺，却不必因此憂慮。原來田壤的性質不拘如何瘦瘠，祇要勤勞開墾，終能得到豐美的收成。

然而在性子上，却也有人工可為的一部分。在這一部上，你能有完全的形成能力，你能隨便的設施修治之工。你能全

按自己的心愿，使你性格上，習成某種某類的形勢，你的原性無論如何，却常要按照你淑修的狀態，呈顯出相對的影響來。質料的原勢不拘怎麼樣粗糲，入到了工匠手裏，總能變成了有規有則的模形。

如今我們要描寫完備稟性，模範性氣的形勢，指點出來模範性氣當有的四樣特著優長。●良心正直。這個長處，增加人的尊榮。●欲志魄力。這個長處，增重人稟性的聲價。●心地慈良。這個長處，使人可愛。●體格莊雅。這個長處，增加人的分位。

這四等優長，是組成完備稟性不得不有的要素。人天生的性根無論如何，藉着興奮勉勵之工，自束自制之力，總能將這些優長習練得到。習練得到的限分，雖有等級的差異，但是勉力的程度是多少，習成的效率自然也要有多少。然而要緊將這些優長習成了恒存久持的傾向，才能作為組織性氣的成分。故此，若只只的能一時按照良心行事，會呈顯一時間的魄力，偶然表示出慈良和順的行動來，或自檢一時，帶出莊重的體格來，這不能算修得了模範性氣。多咱將這些優長演成了久持的趨向，就是多咱到了自然而不加勉强的地步，能

時時事事保持正直的良心，欲志上恒久有魄力，常常是衷心良善的，體格上始終沒有可指責的虧缺，這才算真正修得了模範性氣了。

——茲將模範性氣的這四樣特長，詳細的描寫伸論開來。

●良心正直

我們先講良心正直；這是因為我個最器重有這種善長的人。良心不健全的人，自然是被我們輕視的。我們不敢憑信依恃他。他說的話，我們不敢信以為真；他做的事，我們不敢靠以為實。我們常常的迴避提防他，不拿他當個有真正人格的。

良心正直，這是使人品格尊榮的第一條件，是取得他人信仰的惟一藉原。一個人雖然有志氣，有魄力，體格很端雅，待人接物謙和有禮，但是他若滿腔子詭譎，虛言謊語，不怕瞞昧良心，遇着光景，而且陷害自己的朋友，這樣的人，任憑他天才萬能，終是一個氣質卑劣的份子。在我們眼中，他既沒有良心，就算毫無可取的人了。

什麼爲良心？良心在人的生命上盡着什麼義務呢？儒伯畧說：「該教導孩童們，使他們心裏有位內在的監視員。心裡

的監視員，比外面的監視員，尤加的妥適，因爲他能常常與他

相偕。一總的孩童自來都有肯聽良心指導的傾向，最容易習成這個善處。——良心是一個內在的主人；他的暗喻語音總不間斷，日夜的防守監視着，沒有睡眠的時候。

良心是忠實的勸導者；是有權力的禁制者；是很生效力的鼓勵者。這是良心所盡職責內的顯著區點。

良心是忠實的勸導者。他在危險近臨，而曙光微發的時候，立刻就發表他的警告。到了人該盡本分，該滿道德職責的時候，他不餘遺力的激勸人。遇有該承辦的體面事業，該實現的道德行爲，良心極力的提撕鼓勵人。

良心是有權力的禁制者。他能禁止人順從向惡的偏情，相幫人壓伏自己狂妄的私慾，拊制人不教他做種種非義非禮的行爲，阻擋人自傷自損，自殘自害，不令他陷落於不可挽救的敗壞深淵之內。

良心是很生效力的鼓勵者。他能從無精采的態度內，將人策勵起來；能從懶性無爲之中，將人提撕起來。人本是有工能，可動作的物體；良心便能令人使其所存蓄的本能發動而活躍起來。能促着怠惰人勤勞，能逼勅迷入歧途的歸返正道，能鼓舞灰心懈志的振作精神。

有一等人，良心莽鈍，好似出於天性。性體自根地就有些底下；再加上自幼又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因此，一生之間，對於好歹善惡，常存在於幼稚境地，存着朦朧觀念。志趨是卑鄙的，言行是陋賤的。不說他們是令人可痛恨的敗類，橫豎是可令人悲傷而憐憫的。別有一等人，因了他們常常泯沒良心的規誡，違背良心的默喻，踐踏良心的忠告，良心不知不覺的就蠢魯不靈，軟弱無力起來，甚且能斲喪的全無踪影。這等人却是堪當輕賤的。不獨因為自此以後，高超的情感，再不能在他們心靈內發起；尤其是因為良心所以然沈淪於這等蒙鈍枯

死的境勢的緣故，原是因了他們自作自爲，也是因了他們無計數的故意違理違義的行爲而致成的。然而可喜慶的是，很有一班人賴天主的助祐，良心健全而活潑，正直而靈敏。他們聽從良心的聲告，順服良心的指導。這一個優長是使他們品格尊尙的基礎標徵。

良心健全的有以下這三樣主要的特點。周全的盡本分；言行誠實真至；保重別人的權利事體。

有良心的人，對於當盡的本分，當守的規誡，懷有高超的見解。在他們眼中，職責與規誡自有充分的價值，自有發號使

令的權力，較比世界上那一種權力尤高而尤大。假使在你身上，良心享有完全主權，你便對於本分規誡，當然要作如此的思想：一規誡職責并不是從人來的，乃是自天主一面出發的。我的良心便是天主委派以監視我的。若因我守規盡分，別人因而喜歡，這個我也愿意，我且盼望。但是爲我較加重要的，是那自覺滿全了義務，問心無愧的感想。即便有人因爲我善盡己職，發生誤會，以輕賤貶斥來待遇我，我也不能爲脫避這種不利，而在我應盡的職務上瞞昧良心。我的原則是：一知道什麼是我的本分，我就要竭誠的去滿全；爽快的，喜歡的，盡我所

能的，去實踐。雖然無人知覺，無人因我善盡本分而重視我，我都毫不介意，漠不關心。我的本分當前，生死是要滿全的。不管他人監查我與否；不管他人能裁度到，我盡本分所出的心力的實在與否；諸如此項的情節，我都一點也不顧計。惟一的問題是，既要是我的義務，我便去盡心實行就是了。——這一種心理，這一種心思見解，是再不能有比此更高尙更體面的了。這是正直而健全的良心所密喻的情意。良心且具有充足的力量，能引人將此情意踐諸實行。

沒有良心，或良心不很規則的人，所有的心思，判斷，可與

前面那一等人，就迥乎不同，互相天壤了。對於他們却不是崇拜本分的心作指導，乃是怕懼之情作勅束的。旁人的監查，來世的永罰，這是爲約束他們，惟獨可以發生效力的。看他們盡本分時候的那般狀態，東張西望，一心注目的是，有否監視查看他們的人。幾時覺知上司監查在旁，便勤謹勞動。一覺着自己已經脫出了上司視線的範圍，就將本分置諸度外，逍遙閒在去了。只因畏怕上司，有奈無奈的將本分完成，祇要可以避免了責斥，尤其是可以避免了懲罰，便算一了百了。若說自動的出發些餘外的辛苦，這是不成問題的。至論什麼的興奮，什

麼的激昂，什麼的犧牲，在他們名下，絲毫也不能提到。不但服事人，他們是如此存心，就連奉事天主，也是照樣的判臆。這等心志卑下的，服事世人既然苟且塞責，潦草從事，事奉天主，也萬難全備盡心哪。他們那裏能像那些心志高大的，對人對主的一切義務，全是一視同仁的呢？那能樣樣謹小慎微，周全實行呢？那能有因義務而盡義務，因責任而盡責任，這種高尚的狀觀的心理呢？

性格高尚的第二特徵是誠實。若對於真實之德，有一星半點的不規則，健全的良心也不禁的大感不快。意念與言語，

言語與行事稍有不相投，不甚符合的地方，良心就不能容忍得了。一方面他可遵循明智的規矩，在說話行事上謹慎小心，不致將應守秘密的事件洩露出去。一方面却極端的尊重真實。心口不一，言行相背，這是逆他天性的撒謊的毛病，他從根地裏憎惡。即便欲志微有偏順不誠不實的意向，也能令這等精細的良心覺受異常的痛苦。不但明明的撒謊，爲他不管滔天大惡，就連種種不全盤誠實，一班人視爲智敏行事方式的，那完好的良心仍舊是看爲損傷真實之德的大缺點。這個他不會贊成，更不會許可。

我們可以將健全良心痛悔的幾樣相反誠實的普通毛病，指點出來。第一是怕人褒貶。這是由欲志弱懦而發生的缺點。因為怕人譏笑，怕人責怪，怕人說長道短，竟把自己的好意思，好心情藏掩起來，不敢遵照着行事，不敢按着自己的本意，行善避惡，善盡厥職，不敢順着自己的好傾向，明目張膽的修德行善。第二是謊避。這是心地不正當的人有的毛病。這種人常常鬼頭鬼腦，勉力蒙蔽別人的眼目，為能苟且從事的，將本分敷衍過去。遇到應當實證明認的事端，一味掩瞞，一味堅辭否認。第三是假善。常有一等心地狡猾的人，外表德容道貌，假

仁假義，帶着德行的假面具，藉以欺哄別人，不但爲遮掩自己的毛病，且爲討得他人的尊敬稱譽，或爲取得上峯的寵幸。第四是食言。這等毛病是性氣到頭下賤的標號。有這種毛病的，拿着自己的言令毫無價值；爲了蠅頭小利，謊言誕語，毫無忌憚。爲叫這等人實踐前言，滿全責任，除了國法之外，沒有能生效力的方法。第五是雙舌。有這個毛病的人，一正來諂媚你，一正去傷損你。當着你的面，花言巧語的稱揚褒獎你。背過你以後，便侃侃不窮的毀謗你，設法陷害你。這個可惡的毛病，早已是在聖經上被咒罵了的。一他是在弟兄們中間播種不和睦

的。」

良心純正的，對於他人的事體權利深知保重。這一點也是使性格體面的裝飾品。別人託與我們任何種類的事宜；若我們的良心全美，我們便要盡意誠篤的爲人維持保重。別人的銀錢，別人的秘密，別人的名譽，及其他一切有關別人利害的情節，有良心頒布的嚴律，能範束我們給人家圓滿無缺的保衛住。

對於銀錢一項，惟有良心的檢查，能使他完全保險。一個巧於貪財的人，若他負有代人經營財政的職責，任你措置的

何等明智，檢點的何等嚴密，他總有方法，擅自從中取利。若他得到了全副的信託，無人加以監視，營私舞弊的途徑那就大開而特開了。爲能阻止偷竊，原該加以束縛的是人的心，却不是人的手。因爲貪心太勝的人，縱然你把他的手，捆的緊了又緊，他總會乘隙脫索，在你的財貨上伸手染指。單有良心有鉗制人心的能力。就此也惟有良心能加給稟性這一種信義尊位，使人堪承全備的信任。

我們的秘密比我們的銀錢更加貴重。比如我們靈魂的境地，我們的心思，我們的情慾毛病，我們的苦衷，我們身家財

產的情形，職此一切都是我們權利範圍之內的。一方面，我們有時候感覺與他人推誠開心的需要，將我們種種內部情形通知他人。因為同人談心這往往是輕減苦衷的良劑。到底別一方面，神秘的性質屢屢切忌公佈。不然在信任名譽之上能大受損害。我們向別人開誠見腹，別人因友愛之德，該和悅的聽我們叙訴，勉力安慰我們。事後就公義之德，却又有緘口捫舌，避免洩露秘密的嚴分，不致貽害我們的事體。會謹慎，知緘密，這是聰敏智慧，稟性高超的憑據。言語不周密，容易洩露秘密，這必是性情浮躁，不深思熟慮的人。若是出於明知故意，則

是良心敗壞的顯兆。就此看來，良心健全是能節制口舌，堅守
秘密的關鎖。

在人各等好處之中，沒有比名譽更寶貴的。因為這個緣
故，聖經上囑咐我們，應當結記保全自己的名譽。名譽是我們
全身的榮耀。別人敬重我們，或是輕看我們，全關在這一點上。
別人對於我們信任的限度大小，全與我們的名譽作比例。名
譽整全，則物質界，并倫理界的光景，都能順利。名譽不完好，則
能成爲各種災患匯集的來源。但是我們的名譽，常是在別人
的手裡掌握着。別人說一句半句毀謗我們的話，或許只僅現

示一種深有蘊意的含笑，就能足以將我們的名譽損壞。什麼可以使人保全這樣尊重，這樣矯貴的寶物呢？惟有良心有這種權力哪。我們的生命境地，好像是在別人手中操縱着。別人的慎重周密能救護我們。一班舌槍唇劍，用言令以致害同人的，那自是稟性卑下，良心喪盡的敗流哪。

一位完全服從良心的公正人，他稟性的高俊，是不必再獎揚的了。至今所講論了的，都是爲教人看出來良心正直的人，他的性格兼有怎樣的權力，享受怎樣的尊榮。

良心正直使欲力增強。最確實的憑據，是他有滿全職務的充足力。這分氣力不必自外假借，是他本埠存蓄的。欲力軟弱的，要緊受外來的威嚇，鞭策，鼓勵，才能有邁進的精神。良心優美的人却大不如此：他內部自有滿全得了的實力。爲他不必其他條件，一知曉了什麼是他應盡的職務，他便自動的去

做。

良心不止於能催促人滿全分內當行的一切，還是使人興奮振作的原動力。因爲良心不能任人安閒自在，無所事事的虛度光陰，常常提醒人，激勵人勤勞動作。如此使人常存於

鍛鍊欲志的境地，使欲力不停息的增強。因此能以維持人已始的事業，使人作事有始有終，總不半途而廢，結果常能克底成功。而且當着盡本分該多費辛苦，該經歷危難的時候，這一種精神力還能大壯他的心志。

良心正直是一種力氣，還有別一說法。就是教人的欲志有恆性，使人志堅意定，具有耐久固持的能力。從此可以使人靈魂內安享太平。因為常常順從良心指導的，便是一轍的沿着正直道路往前行走。不是如同入了歧途的，必得前顧後慮，步步阻碍，不得撒手前進。人幾時違背良心的指告，說了謊言，

辦了惡事，缺了本分，心中自然紛擾惶亂，不得安泰。原因是不但爲了自己那不很光堂的言行，自己也有些輕賤自己，更是因爲怕被他人發覺之後，大不爲利。因而焦憂焦思，蒙頭蓋臉的尋找種種掩飾的方法。言語行事上，防前顧後，惟恐前言不答後語，首尾不相應付，致於將底細敗露出來。照此模樣，白日黑夜的勞瘁打算，往往腦經大受打擊，精神大爲衰頹，有時千方百計，能行盡行之後，還不知何由的竟然走了風聲，使他大失所望。到那時候他才明瞭，單單在真實內裏可享平安，單單在正路直道上，可以坦然生活。然而可憐的是他覺悟的太遲。

緩了。

良心純正是人格榮耀的獨一伴侶。

惟獨有良心的人是天主所喜愛的。達味聖咏上說：「吁
依拉厄爾的天主，你待那些心地誠實的人，是多麼仁慈，誰能
說得來呢？」再看古經上天主稱讚自己忠僕功德的時候，常
是稱揚他們心地正直的善長，天主曾向沙殫說：「你沒有見
我的忠僕若伯麼？你看他是多麼樣正直呢！」新經上也是按
着這一樣的規則，以判斷人的好歹。吾主耶穌說：「若你的眼
目純淨，一身就光明。若你的眼目不好，一身就黑暗。」須知良

心就是人的眼目哪。所以人應得光榮，或應受羞辱，也全以良心的好歹作規尺。況說將來天主審判人的時候，判斷的豈不是人的良心麼？良心好的享永福，良心不好的受永苦，這是顯而易見的。原來天主所注重的也就是人的良心。而且天主單以人的良心作爲定斷人好歹的準繩。

對於這一節，人類的判斷與天主的判斷相投。人人都蔑視那喪無天良的；人人都尊敬那忠肝義胆，正直老誠的。

人不不論是屬諸何種範疇，若論到分別好歹美惡的原則，普通却都有正確的判斷。個個人都以撒謊爲可厭惡的事。若

當面加人以撒謊虛言的名詞，這是承受不了的大凌辱，一個人有了虛偽不實的言行，若經當衆証實辯明，那人在人群中便算完全失掉了信用。偷盜竊取，這是醜惡不過的毛病。因此原故，若某甲無端無緣的稱某乙爲賊爲竊，某乙必然怒髮衝冠，與他盛氣爭辯，不以鬥毆了事，也必要起訴結局。若不迫着某甲爲他補償名譽，他是終究不能與他甘休的。因爲他明知道，若不卽早爲己身雪恥，這個玷汚恐怕永久也不能洗去了。若經明明証實，曾有撒謊，欺騙，偷竊等言行的，在社會內，這人便得承受莫可名言的恥辱。

這樣的恥辱雖說嚴酷，却是這種毛病應受的公道懲罰；這是社會中不可以少了的。原來社會中能保存秩序，全是根據於人民的信用。假若人們不能有彼此憑信的可能，常存在於受左右欺騙的危關內，則社會焉能安寧，民生豈得興隆？到底能有什麼符護，可以教我憑信他人？誰能給我保證別人行事忠信，說話真實，尊重我的權利呢？惟有良心能給我供示這一個寶貴執照。別人的良心完好，我們才能無恐無懼的生活。若他人的良心不穩健，我們必然常常提心吊胆，焉能安享太平？從此看來，常常遵從良心，全盡道德義務的人，為社會真

是妥當可靠的子民。這等人是何其有光彩的呢！

反是，那天良斲喪，無所忌諱的人，是社會的罪人，是侮辱人類的份子，是危害份子。這等人應領的股分是羞辱是輕賤。良心內頒布的法律，為稟性高尚的人，享有無上的權限。因為他們為服從良心的指導，若是要緊，情肯拋棄萬有名譽，財產，就是性命也不顧計。他們就是在暗密時地，無人知覺的時地，也總不肯容讓自己違犯當守的誠命，忽畧當盡的義務。

● 欲志魄力

良心正直，絲毫不容邪曲；這是世人很尊重的善長。具有

這等善長，這已是欲志有魄力的確據。原來欲志有魄力，是諸凡高尚稟性的必要主根脈。爲此，講論完良心正直的優長以後，接着自當講論欲志的魄力。這個長處，能加增人身分的價值。因爲欲志上沒有魄力，就算沒有人格。欲志魄力的強弱與人格的升降，成正比例的關係：欲志的魄力愈強，人格的價值也愈高；欲志的魄力愈減，人格的價值也愈低。

人們對於欲志的魄力，屢次存有錯誤的見解。受人阻擾反對，不肯屈服飲忍，必然暴動爭執；抱定一種無根據的偏見，強項固執，不肯聽信他人；待人苛刻堅硬，令諸屬下感覺他權

勢的壓重；裝腔作勢，外表上顯示莊嚴毅勇的氣概；職此一切都不是欲志强壯的記號。不動心，無感情，這也不是欲力堅強的真憑據。在患難中，在計劃未遂之中，不覺重大的憂痛；受了人的恩愛，衷情不爲感動；這能是性情枯冷，感覺蠢鈍，却不是欲力强悍的標徵。一等人當着受外患刺激的時候，憂苦至極，或在喜歡的境地中，情感勃動；屢次正因這些表示，發揮出他們志氣堅強，心胸卓絕的真象來。就連在道德界上無錯失，絕對來說，也不是志氣堅強的準標號。若不受誘感的紛亂拉扯，因而不失足，不顛伏；這也不算什麼特別的稀奇事。有些心意

激昂，欲志作主的人，却不免有時跌蹶，甚至於能陷落於大過大錯之中。他們陷於這種不測的大禍內，一時焦憂萬分，不勝的灰心。但是這既是出於未料，不時風波消靜，他們便又將精神鼓舞起來，又照常行事。

若願意用一句話，把欲志有魄力的情形，發表出來，我們便可以說：欲志有魄力就是具有自作自主的能力。智士瑪爾谷奧來肋說：（Marc-Aurèle）「你該學會充當你自己的主人翁；光景順與不順，常該一樣興奮。」聖方濟各撒肋爵（S. François de Sales）也稱揚自作自主的本領說：「自

作自主是人頂大的幸福。」一位德國哲學家說：「天主能賞給世物的頂大恩福，就是使他能自作自主。」一位道德醫士說：「你所缺少的，是你自己。我所能吩咐你的，無非是你要勉力着自作自主。」德國神修著作家道來爾 (Tauler) 按着聖經的旨意寫說：「我幾時棄舍了我自己，我便找見天主；幾時我找着我自己，我便把天主失落了。」這話深有情理。如同我們後來要說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自己內帶着兩個人；若能把下分的那個人壓制到奴隸的地步，我們便要同時得了天主，也要得了自己。

到底爲能自作自主，須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得到勝利，一是享受掌制之權。得到勝利，是說的要緊把各樣牽連割斷，教自己能自由自便的行事。享受掌制之權，是說的要緊能把自己所有的本能把持在手，能任意利用他們，爲行善，爲作好。一個人戰勝了自己，并能掌制住自己，便就成了自己的真正主人翁。這樣的人高超絕越，不受任何箝制，不受任何範圍，在自己的能力上，享受絕對的主權，能任意支配利用他們。這才是有欲志的人，這才是有真正稟性的人哪。

誰若拿定主意，務要修得自作自主的本領，他的勉力該標準的第一立場是戰勝自己。原來有三種牽連，能將軟弱的人箝制的俯伏在地，陷到實在可憐的地步。愿意戰勝自己的，就該把這等等牽連勉力一一割斷。這三樣牽連就是：環場的境遇，別人的感應誘惑，並自己內裡的情慾。

世界上怯懦的人比比皆是。這等人害怕世場內的遭遇。譬如疾病，痛疼，困苦，患難，財產損失，家庭內的煩亂，天氣寒暑不均，及等等從這些不順的光景內出生的惡果。他們對於這一切悲觀界的事，毫無承當的堅耐性，都是使他們顫慄惶恐。

的。他們看這自然界內的變動，好像一個無眼無珠的大機車，常準備着要將脆軟的人身，壓在他那殘忍的軌道上，好把他們粉斷而磨碎。又好像一個有齒的飛輪，常常張着他那尖硬的牙茨，常在驚嚇我們，常希圖的把我們鈎住，好將我們置於死地。欲志軟弱的人常受着這類怕情的擾亂，禁不住的驚惶戰慄，絲毫不敢行動，只怕遇到不測。自覺氣力太小，怎敢去同這苛硬的自然界爭鬥？怎敢去破濤逐波，在這逆境疊起的物質界內與辦什麼？若不幸平素裡害怕的災禍逆境，果然觸到他們身上，那自然是要灰心喪志的，真無異與一團軟泥，一點

彈簧性也沒有，一點抵抗能力也沒有，只會長噓短嘆，任自己落入完全消極的境地。

欲志宏壯的人，受這些無知物力的騷害，心勇氣壯，與前面說的那等人完全不同。他們在受驚恐受威脅之下，仍舊勉力保存心平氣和的態度。受挫受磨之時，也不許自己因此掃興。他們却也明白，世物變動之力強大無比，人那幾分力氣，自然不能與他相較量。但是他們也知道，人用自己的智力，用自己精神界內的力，屢次可以在這些浩大的物力上作主。他們把持着這般見地，就心堅意決，敢去與自然界誓死抵抗，敢與

他比強弱，而量輕重。施展出全盤的能力來，設法救拔自己，不致於受到冥頑物力的殘害。多少死症因着智力脫避過去！多少危疾因着堅決的盼望得了痊愈！多少人用運心平氣和，恆心勞苦的方式，在種種危關內將自己的財產事業維持完好！當着逆境艱難臨頭之時，若束手無策，沒法脫避，總得受其擾害，志欲英傑的人，當此光景仍舊的不肯敗興，不稍失望。任那無知無覺的物力磨難他，壓迫他，他在自己心地中却常帶着一種凱旋得勝的氣象，覺着自己至少按精神一面還不受到他的抑制。

常見有志氣的人與苦難相持，顯出的那種慷慨大方的態度，真是高尚體面。這等人在生命的道路上，遇見了苦難，並不驚異詫怪。因為他很明白這一件決定的事實：就是人生在世，不得不經受若干數的苦難。他也不拿苦難當作什麼驚魂駭魄的殘劇，致於蒙頭蔽眼，不敢觀看。他反倒是勇往直前，不恐不懼的迎面去接待他。因為他思想：苦難是幸福來臨的預兆。所以他拿苦患當作他研究的對象，細心默會，察考。這苦難對於他有何用意，給他供獻什麼好教訓。再說，苦難中真正常包含着無數的利益。他因有見於此，所以將苦難歡心順受，勉

力從其中吸受利益。他也知道，不耐耐是毀滅精神力的原因。忍耐可以支持人的軟弱。儒伯畧說：「天主規定了安慰憂苦人的時候。」這樣的明言至理，是有志氣的人不約而同懷的公見。他們在憂苦的陰天內，安心等待，不懷疑的盼望着天朗氣清的好日重新發顯。且說，受苦的日子却不是荒廢無益的。原來我們的生命就如一張白紙。幾時一個人能說：「我受過苦，」他就能夠在他的生命紙張上寫這個話：「我算真正生活過的。」俗語說：「不受磨，不成佛；二不受苦中苦，焉得甜上甜？」這些輿論，指示給我們患難是造幸福的成因，他能策勵

人勤勞，激刺人動作。爲使智力發展，爲能陶淑人心，苦難是必要的工具。生命在他手裡相似拿着一根鐵棍，指導每人應當走的道路。本早（BENTON）太太寫說：「總得經過工匠硬手段的彫刻，才能使我們原有的粗木礪石，慢慢形成了有規有模的肖像。」拉高戴說：「人除非受了苦難良針的激傷，不能免了不受快樂毒劍刺死。」

天主上智的安排，使苦難能發出這種種的好處；有志氣的人是洞曉這層情理的，所以在艱難中心力堅壯。當他受患難蹂躪之下，仍舊挺身直立，盡能的支持，總不自暴自棄，總不

失了毅勇堅忍的心。反常勉力堅壯自己的志氣，振刷自己的精神，勇往直前的在自己的職務上工作。他看世上的患難，但不是阻擋他行事的原因，反是更能激勵他振作的方法。因此緣故，他始終勉力善盡自己的本分，安心順聽天主聖意的安排，更加發奮，更加起勁的度他的餘年。這樣作來，常能心曠神怡，大享安慰。

一個人用靈魂的這種精力，把無知無覺的物力戰勝，再不受他的抑制以後，還該加小心，別陷落在別人的權制之下。

我們當教友的該把聖保祿宗徒的這幾句高超的話，常常牢記在心。聖人說：「你們如今是用大價錢救贖出來的，是用基督的聖血救贖出的。所以你們再別當世人的奴隸了！」世上那一個人能慶幸自己說：「我是不奴服任何人的呢？」有人難為煩唆我們，有人苛橫強壓我們，有人諂媚奉承我們，鈎引我們向惡為非，若我們受着這種種東拉西扯之力，不失重心點，還能做自己的主子，不受絲毫影響，這便算我們是真正自作主張，真正享受絕對自由的。

那一個人，在自己周圍的人衆內，不遇見些脾氣暴戾的

人呢？同這一類的人來往，真如輾轉於荆棘叢內一般，感受很大的刺痛。你若試着以強壓手段待遇他，你愈壓愈逼，他刺傷你的反動力也愈緊愈甚，使你真是無可奈何。這等人批評褒貶人，一點情面也不留。言語冷靜，口氣堅硬，舌如劍，嘴似鋒，不時不响的就粗聲厲色的責叱人。因着一星半點的事故，就要同人發怒使性。舉動行爲又粗暴而又強橫。誰也不觀顧。一點也不怕傷別人的心。偶有一點不順氣，就黑眉黑眼的，不同人說話了。整日愁容蹙額，別人不知道他是有了什麼心病，令人憂預不定，很不自在。同人講話的時候，一味強詞奪理。若你不

幸喜作了他憎嫌的對象，這你算大遭了殃。任你怎樣和藹的款待他，總不能再得到他的歡心。這等人自然是很招我們煩惡的。而且他們，儼然還要作我們的主子。我們在他們跟前好，像是失了自主之權。我們的欲力能因怯懼之情，慢慢的減弱，能因怕人激烈暴動的原故，心靈的銳氣漸漸沒殺。若順着這一個趨勢，每况愈下，能將我們變成軟弱無剛，人格全被剷除的人。若我們真真的自作主張，不受外力的限制，則在外患磨難壓迫我們的當兒，雖然免不了感覺痛苦，但是在我們心地之中，毫不惶亂，仍舊的心平氣和，勇往直前的全盡自己的本分。

若我們心腔之內，存有什麼佳美高尚的志願，斷不能因了怕人譏誚威嚇，便不敢實行實踐。有些人同脾氣乖戾的共相處事。一時之間忍耐不住，便順了偏情大發忿怒。結果，把經年歷月，隱忍支持在德行上演修的程度，霎時之間就失落了去。這樣的人，我們奉勸他們細心玩味尼高拉這幾句深有意思的話。他說：「要知道，因為別人的毛病，別人的妖行怪作，發忿怒失忍耐，那與因為天氣暴發，因為氣候太冷太熱發怒生氣，是一樣糊塗可笑的事。如同我們的忿怒沒有改變天氣的能力，這麼樣也沒有使別人毛病性情改變的能力。且說因着天氣

不好，發怒使性，天氣也不要因此改變態度。而因着別人的毛病性情，發怒生氣，則不但沒有益處，反倒更能加害。我們的忿怒不忍，能使他人的暴動更加劇烈，這就如同是在別人的火氣上加油似的。是故意惹着他來，以更苛橫的手段對付我們。」爲此吾主耶穌勸導我們說：「你們因着忍耐，才能主治自己。」

在別人的權力之下，欲志堅實的，照樣也是不肯將自己的主權拋棄了。一班人在我們身上有發號施令的權柄。一班人在我們身上，設施感應之力，能將我們的心情意念漸漸軟

化。還有一班人在我們身上發展恐嚇威逼之力。這種種的權力，任其性質如何，來源如何，反正我們稟性的分位要求我們，把持這個尊貴的責任：就是無論如何，總不能放棄自己的主權。

我們的主張却不是說的，長上的命令在前，我們能够違抗不遵，或是婉言辭却。對於正式的權柄，我們有服從的絕對義務。到底服從的性質却能有差別：有一種服從是卑下的，是不很光彩的；也有一種服從是高尙的，是貴美的。按着頭一個樣子服從聽命的人，是立於完全被動的態度。是別人使他們

動作並不是他們自己動作。宛如無知無靈的衣包，讓人隨便支配，置在那裡，就停在那裡。按着第二個樣子服從聽命的人却不如此。他們在服從之中是自動態度。他們明瞭聽命的當然性。他們聽命，而且是願意聽命，動機不是別的，只因為是命令。他們這樣行事，真是他們本人自動的行事。他們的行為全然發自他們自己的主動。所以行為的功勞也自然是全歸他們。總而言之，這等人是自作己主的。

真正自作主張，心志堅定，毫不受他人影響之力，不因他人而顯變化的，實在稀少。左右我們的人衆，在我們的心理上，

有多大的感化能力，那是不可擬量的。有時別人的感化力在我們身上工作，我們知道的雖然一清二白，却還不知不覺的就受了感應。有的同事同僚，我們過分的信任。有些個壞人鈎引我們向惡，我們的軟弱也不自禁的爲所拉扯。一班陰謀詭詐的人，愚弄我們，煽惑我們。屢次受我們的僕人欺哄。有時婦人們的和媚言令得取我們的信心。我們週身的這等等人衆，他們的見解心情，免不了漸漸的浸入到我們的心地內。我們講話之間，發表什麼意見，呈示什麼主張，我們妄想是自己的土產；豈不知我們的心理，是早已受了別人的心理潛移默化。

了。我們的所發所揮那是我們自己的本質，確是純粹的入口貨哪。我們早已奴事了別人了。

幾時有人以強橫威逼的手段，來對待我們，我們本性自衛自護的心油然而勃興，起發一種自尊自重的心，覺有不肯受人抑制的懷感。若有橫行霸道的人，來以武力壓制我們，我們便要挺身立起，勇武敢果的去敵擋。若我們的胆量微小，至少我們要用一種軟性抵抗來，爲應付別人逆情背理的待遇。這種不暴動的抵抗力，存有始終，不讓服的性質。在這等抵抗力前，連那極端暴動的人，也都是束手無方，莫可奈何的。欲志上

秉有這等毅力，爲那些生性和軟的人是寶貴至極的武器。可惜有多少怯懦無志的人，因爲怕人威勢恐嚇的緣故，甘違自己的心意，苟順他人的要求。這樣的人輕棄自己的主權，算是不欲自作主張的。

別人能影響我們心志的各樣感化力中，頂勢強的，制服的人數最多的，是引誘誦惑之力。許多人有敵禦別人強壓的能力，却勝不過去諂媚誘惑的抑制。若受着快心悅目的牽引，還能自作主張，不落於羅網之內，這才算欲志堅強，真正有精力的人。

引誘人迷惑人的事實很多。街道上所有的繁華熱鬧，市場上陳列的燦爛奪目，耀眼增光的各種物色，鮮妍華彩的錦帛。這些事招人的眼目，激動人愛觀愛瞻的偏向，引起人的貪心。別人的誇獎讚美，別人的奉承諂媚，很能涵養人貪圖虛榮，喜歡受人高抬的傲心。有時別人表示的好感，能是真誠的，也能是虛偽的，他所發生的牽引力，也非常的大；極盛之時，且能使人陷於很危險的圈套裡，自己的心，能完全被別人纏繞住。此外還有金銀財帛，名譽富貴；這種種更是能動人貪心的物項了。

人志欲的價值，格外是在被牽引被誘感之時，較能昭著的發顯出來。如果這個婦女，真有志氣，就不至於看見街市上陳列的五光十色，燦爛美麗的貨品，不自禁的任意購買，將資產消耗浪費。假使這個少年能做主他的靈魂，就不至於陷入別人的詭計，順隨不正當的戀愛，被牽繫而被束縛住，至於把自己的身家名譽到底禍害，結果沈落於無法挽救的可憐地步。一個人爲着銀錢不怕瞞昧良心，爲着財寶甘肯犧牲名譽，背着自己良心的指告行事，這豈不是侮辱自己，甘願降入奴隸地步麼？這豈不是將自己的人格故意遺棄了麼？一個人從

不被牽引鈎餌之力迷惑住，志氣上具有充實之力，可以高翔雲霄之上，不受任何羅網之制，這才算高尚卓絕，令人欽佩的偉人，這才算自立獨裁，胸有成竹的人哪。

爲能完全自作主張，還有一樣該脫卸的抑制哩。戰勝了物力，戰勝了世人之後，還得加小心，別被自己內部的繩索繫羅住。拉高戴說：「一個雄勇智畧的元帥，凱旋回來之後，在平常的行爲上，却能顯出他氣質的弱懦，無異巾幗女流。在他拚命戰鬥受的傷痕之下，却能蒙蔽着一種軟弱無能的性氣。」

拿破倫第一失敗的根由就在這上。他雖然能戰勝全歐，却不能主制自己。因為他沒有主制自己的本領，所以他缺乏智敏，尤其是缺乏成事的能力。

人心理上的形勢複雜至極。在他那窄狹的範圍內，好像容着一個廣大的國都。在這國都之內，有一切願望，情慾，嗜好，感覺，貪名求利等人民生活着。操縱這全國大權的，就是欲志。精明政體的仁君，為國家治安之計，所從事的，不是要將這些蜂擁奔逐的民人，盡能的殄滅而放逐。他的政策是要引導人民，服制人民，勒令人民完糧納稅，嚴守國紀。鼓勵他們興工立

業，務使社會興隆國家富饒。欲志在自己的小世界內願意施展統治之權，照例也不可以謀着殄滅自己本性的偏向，沒殺自己天賦的貪望。當取的政策也是該勉力掌制自己，指導自己的偏向，令他們驅入正軌，利用他們爲相幫自己得好結果，禁制他們不令苟順有害的慾情。若許私慾偏情任意的發作，一味依順本性的嗜好，欲志毫不干涉，或是願意干涉，也沒威勢，則靈魂內自然要成爲罔無綱紀，紛亂不安的國土，人格消滅殆盡，爲人的尊高地位，就此一落千丈，陷入奴隸地步。所以人的責任，不止於勉力戰勝自己，并且該用力工作，務使自己

的欲志於毅力上日漸增長，使他在自己的靈魂內得到作主爲長的資格。

人能貪望的真正主權，有大益利的主權，就是能制服感覺性，制服想像的狂亂，制服性子的暴動。

再沒有比受肉情的壓制，更能教人的品格卑下沈淪的。不拘是順從貪饕的毛病，過求口腹的快樂，也不拘是順從邪情的驅使，尋求污穢不潔的娛樂；這一類的毛病總是滅滅人身分，傷損人尊榮的。甚且還能敗人的名節，有時還能傷人的健康。受肉情壓制的人，明悟昏迷，心意鄙陋，欲志的氣力衰弱，

或且全然滅絕，意向趨下，再不懂得貪愛高尚的事理，更無趨向的能力了。據此一說，那有心主治自己的，頭一件該有的手續，是勉力從自己肉情的羈絆內逃脫出來。這第一項中的第一是壓制貪婪的毛病，普通立說，貪圖可口的美味是婦女孩童們的弱點，飲酒過度是男子易染的嗜好。這些毛病都是發表人性氣軟弱的憑據，也是使人性氣衰弱的原因。較這些毛病尤當致力壓伏的，是貪邪情的偏好。邪情的狂旺萌動，真如神靈界的猛獸野畜一般；若不即早給他們帶上羈絆嘴套，少有苟順敷衍，遷就放縱的行動，則漸來漸去，終要為情慾制服。

的俯伏在地，受情慾任意拉扯玩弄。最後的結果，是爲情慾所吞噬而所殘害。

多少人勞心費力戰勝了肉情之後，可惜却受着不規則的像司奴制住。這種壓制力，因爲是加於人上等的機能上，是在人內部的深處作繞亂的行動，所以爲人的性志貽害也較爲重大。明悟境界內的一切弊病，都是人內部的殘酷刑具，自骨芒內寤難人的靈魂，從根蒂上屠殺人的志願。有的人好知好聞好賭的心太勝，禁制不住自己；任意參預有危險的表演戲劇，翻閱異端邪說，傷風敗俗的書籍；對於不端雅的圖畫不

肯節制眼目；喜歡參加別人糊說亂道的談叙。這等人自然不是自作己主的。有的人整天的糊思亂想，明悟中不停的過度着些污穢不堪的電影片，心懷中存養着種種不正當的情緒。這等人自然也不是自作己主的。還有的人，在腦筋中存有幾種固定的印像；不知何從的就懷起來憎嫌厭惡或惱恨某人的心情；這種印像輪迴循環於他的腦海中，總也解釋不開；妄想別人一味的逼害他，窘迫他，好像仇人的靈魂付在他身上了一般，無病呻吟，受想像縈繞的難堪困苦。這等人更才不是自作己主的了。有的人心地常常悲觀消極，常常憂愁麻煩。這

等人依然也不是自作己主的心中感覺厭倦煩悶；這是消極心理的起點。有了這一件，心情上就如沾上了銹，無形中將人靈魂的志力蠶食侵蝕，未竟的一步，就使人陷入灰心喪志的境地。到了這種態度，則精神界的氣力，便要滅絕無遺。拉高戴說：「灰心是精神力的喪亡。」用克苦節制的工具，壓伏過於貪知貪看的毛病；勤勞辛苦，藉以退除像司間的糊思夢想；全心依靠天主，藉着這種最有力氣的吹動，激起振作興奮的心火。這是幾樣醫治明悟界，想像界各種病症的靈效良藥。

人與自己作常期的戰爭，當定準的目標，是令欲志在自

己的氣性上，能操縱無上的大權，爲能管治氣性上的一切不規格。氣性上的不規格，總歸兩等：或是偏於過餘，或是缺於不及。然而在這兩方面都有無計數的階級。我們如今但攏總的論論這兩方面：就是過激與怠惰。這是兩樣各走極端的不規則。爲第一樣對症的良藥是羈制，是約束。爲第二樣是激勵，是鼓吹。

性情過激的必須用力約束自己。不然，若一味任上自己的生性行動，免不了做無數冒昧癡狂的事；所承辦的一切都是過餘暴躁，過餘強橫。就是沒有逆境的時候，他也不曾和平

安靜，樣樣着急，件件惶忙，不會前盤後算，不會深思遠慮；因此不斷的做些糊塗事；事後自怨自悔，往往米已成粥，後悔也來不及了。不拘與辦什麼，常常心急的火箭似的，恨不得一下成功，一步邁到。只管做的多，不管好和歹。又不會謹口慎舌，屢次洩露人家的秘密，累壞人家的事體，得罪許多人。不會鎮壓性情的激動，不會掩藏自己的心情；心裡經過什麼，就往外表演什麼。那管揚溢出去，有何關係？遇見一點半點的不順心，就承受不住，說多少怨天尤人的話，顯示多少令人憎嫌的舉動。他那般暴躁使性的狀態，全發顯出來，他不能自作己主的實況。

爲這等無主權的人，與自己爭戰上唯一的法術，是約束與壓制的手段。

對於怠惰一面，要緊的條件，也是該發奮勉力。怠惰的人，並不常是從根蒂上，無勁骨無能力的。不過他們喜歡常期的存歇於酣眠境地，喜歡苟延殘喘的活着，讓自己的能力精志逐漸癱患麻木，不令他們有所行動作爲。這等懶惰性成的人，任你不拘怎麼的喚叫他，推動他，總也不能教他完全的甦醒過來。他們不拘辦什麼，總是過餘遲慢，常耽誤行事的正確時刻。他們起行什麼，好歹等不見竣工。往往事項早已當結束的

時候，他們才開步起行。在他們盡的本分內，辦的事項上，尤其是在他們靈魂的生活上，紊亂如麻，毫無秩序。這樣他們祇是浪費時日，虛度一生，終身一無所成，作爲人間的廢物。無精氣的人，一生安靜和平，似乎很有主張。其實他們所以然平安無事的原故，正是因爲他們常在懶睡夢鄉之中度生哩。這樣的人既是管不住自己，一味貪安逸，好自在，提不起精神來，這焉得成爲自作主張的人呢？

這樣說來，勉力自作自主是爲人在世的重大責分。戰勝自己這一件非同小可，不是兒戲，不是一日之工，必須經過長

期的爭戰，才能有所成績。慢說長期，就是經度整個的生活，祇要能够得獲勝利，也不算太過。橫豎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是有勇氣是發勉力。而且還得有從超性方面，從宗教方面來的勇氣，才能成功。吾主耶穌勸勉我們，棄絕自己，天天背負我們的十字架。他的命意，就是教我們勉力戰勝自己。他嘗許下，若我們謙遜恆心的祈禱，他要賞給我們充足的聖寵，爲相幫我們在這一戰爭場上能得勝，能凱旋。

勉力得獲自治自掌的主權，這是欲志在陶冶性氣的歷

程上當成就的重要步武。然而到了此地還不算結局。一旦割斷了一切牽連，主制了自己，并把自己的各等能力握在手掌，享有隨便處置支配的權勢，欲志便當積極的前進一步。務要使用自己內部蘊蓄的能力，驅策他們造生好的效果，幫助自己興工建業。既然欲志的本性就是發願意，所以欲志的操練就是勉力發願意，發堅強的願意。人類禍患中的大禍患就是「不會發願意」。人若能把缺少願意的大病醫治好了，便是除了一切禍惡的根因，就能成了自己的全備主人翁。某政治家說：「願意脫免一切的禍患，祇要有願意就能成，人最可憐的

下落，是不會發有筋骨的願意。」一位德國倫理學家也說：「你學着發願意，也作你應當作的事吧。這兩句全包括着靈魂的衛生學。」

欲志的力氣在強度上很有些次第。其中最高強的發顯堅決，振作，恆持的氣象。

有許多的人，心靈內部不斷的起發意願，到底都是無筋骨沒力氣的。他們的心靈，宛似一段荒田野塚，內裏亂草接連不斷的叢生，常常異想天開，千謀萬劃；可惜一個決定一個能過度到實行界的也沒有。真像一片欣欣向榮的禾苗，因為無

人經營，終皆枯槁而死。他們一生的行實，只在耗磨精力，半點實在的效果不發。他們如此荒廢生活，全是因為缺少欲志之力的原故。在他們腦海之中，浮遊的千萬意願，因為不能果決的規定一樣，所以一樣也不實行。他們不能準定主意的緣故，并不是因為他們認不清可取可舍的方面；惟一的原因，實是因為欲志內缺少鼓動振作之力。原來，僅僅在心靈內發一個果決願意，揀擇一定的方式，與實踐一樣外行，為欲志是一樣的為難，得發一樣的勉力。主意不確，志向不定；這顯然是精神方面的大病症。若一味順着這種無精力，無興奮的態度生活，

則靈魂內的力氣，漸久漸失，終究軟弱無剛，終究陷於全備的癱患地步。

清晰的決定方案，雖然是使志願越到實行界的有力躍動，然而爲使志願實際的過渡了行爲的邊境，還要緊使欲力全盤的振動，裝起飽滿的勁力至於將後起了任何艱阻，任何逆境，足以戰勝越服方可。若欲志發出的命令無筋骨不決斷，則不能生何效力，不能有濟於事。總說一句，欲志發的意願果斷確切，又在躬行實踐之際，精神力也滿全，得成效的事實，才能見一段落。

興奮振作的起行；這仍不算成事的保險條目，還要緊有維持起始所發精神力的能力。要緊在欲志內常常能保存住開首時所供出的筋力，不致因着長期的奮勉，精神力漸次的低降。要緊恒心耐久始終如一的前進。沒有萬無奈何的緣故，總不可以改變方針，中途之間改絃更張。欲志能達到這般不屈不撓的程度，便要成爲無可抗拒，沒法遏禦的力氣。就此要與人的性氣增加上尊高的聲價。實際上攀升到這個高峯上的自然寥寥無幾。但是人人都該準照着這個高峯立頂驅進。拔陟修心淑性的高山，自然是難不勝難的；但是人若恒心不

懈的勉力登攀，終是步步登高。登高一步，則眼線廣闊一界，志氣的興奮力，也要隨着增高一度，藉此欲志之力，便要一天比一天堅強起來。

◎心地慈良

我們對於欲志的魄力，伸說了這麼長的一篇，這却不是沒有情由的。原來欲志之力，是支持人性氣的骨架，是使性氣有筋力，有剛氣，是主動性氣的發動機，使他能發作，能行動。爲此西文對於欲志堅強的性氣，簡單的稱他爲有性氣。好像獨有欲志的毅力，甚稱爲真正的性氣似的。

到底我們在極端的褒獎了欲志毅力之後，急速的就給你添說這一句：若單單的在欲志上有力氣，這便不算很可羨慕的性氣。這種性格，能使我們對他起發的感想，是他有氣力，有剛勁。然而這種氣概，自他的本質內缺少些引人喜愛的和美性。原來，剛毅氣力，這一類的事，自來就帶着一種抑制人，磨唆人的性質。剛強的欲志，若單另看去，就如一個乾骨架；若但呈着一架寂寞堅硬的骨絡，不在上面裝置一身軟柔而有生氣的肌膚，就不能悅樂人的心目。欲志上有魄力，則使人在精神方面，呈顯着强悍堅毅的勢概；這自然是優長中的優長。然

而，若沒有柔和性氣的諸般德行，給他加以裝飾，惟獨帶着一種純粹堅硬而冷落的性格，便是大爲人所憎惡的了。爲能使性氣帶上了和順可愛的形勢，就該當以由心地方面來的諸般優長在上面加以粉飾才是。

由心地之中發出來的第一優長，是待人親善。這是心腸慈良的人獨有的德行。心意良好的人，在他全身的外表上，呈顯着和善溫良的氣象。他一切的行動，樣樣和順，待人接物又謙和又禮讓。在交際上心地熱誠，常常和氣迎人，藹然可親。從來也不生氣動怒，從來也不顯示粗眉橫色的態度。與人聚談

之時，笑容可掬，將他的誠心實意，活顯的表示出來。你去同他會晤，他常喜歡同你屈膝談心，毫不吝惜自己的光陰。他總不會虛言套語的諂媚你，過實的褒獎你；然而別一面他却常設法尋找洽你心意的事，爲做談話的資料。與他同在，覺着異常的爽快，格外自在，覺着心寬，覺着神靈舒展。到他跟前，你的憂苦麻煩，頓時就會雲消霧散。他具有一種莫明其妙的能力，會引動你愉快喜歡，能壯你的心志。然而使你喜歡的正經原因，却還不是這些外面的好形勢。根本的原因，是因爲你覺出來他在心地裡，對你懷有好感，他誠心當重你，他關心你的福利，

他不記你的過錯，他對於你的毛病，相似有眼不見的一樣，他憑信你，他一點也不疑惑你的真正信用，他尊重你所有的長處。根本上原就是這一件感動了你，就是因為這一件，他能治你的意，得到你的歡心。請你細心默會一位道德家的這幾句至理明言。他說：一心地良好能節制明悟的銳力。心地良好的優良，就如在明悟的透視線前，按置上了一個不透光體，不叫他輕易的審見別人靈魂內裡的弊病及可憐。一實話說，一個人眼光太敏，對待別人常常吹毛求疵；別人的缺點，沒有能逃脫他的眼界的；又加上口舌毒橫，別人的錯失，沒有能免他貶

斥的；這等人的性情，自然是極令人討厭的了。

和順迎人，這究竟是表面上的美德。若單有這一件，就不足以令人的性格成爲真正良好的。若果在這外形的美飾下，真藏着一個慈心，一個容易動情可憐人的心，這才算實地慈善仁愛的性情呢。這樣的人具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柔和性發出一種極盛的吸引力，可以使他人心悅誠服，能將別人的靈魂繫縛住。心腸慈憫者，最容易明白別人的苦境難處，容易動心可憐別人，實在的結記別人的苦況，爲別人的患難關心，而且盡上自己的力量安慰人，救濟人；一句話說：他實是聖經上

描寫的那位撒瑪利大納善人。別人遭的患難，他總不肯追問：這是禍出偶然呢？或是患由自取呢？這是否是由罪大惡極招來的懲罰；這一類的討問相反他的本性。他惟一的偏向，是目觸了別人的患難，憐憫的心便要油然而勃發，一併順着他的心動，盡能的幫助人，救濟人。心腸慈善使人的稟性上，具有一種能堅壯他人心志，暢快他人心懷的能力。我們爲把這等能力描寫出來，可以引用一位著名的醫士的論調。他說：自從受苦的人類生存於世，憐憫的心腸是減輕苦惱的大協助。向着受苦的人，慈良的看一眼，與他熱摯的握次手，向他說一句通

情的話，痛惜的替他哀嘆一聲，往往爲輕減痛苦，比我們醫生烘煎配製的藥料，能生的效力更加的強大。如同心硬無情的人，遇了遭難的同人，還要落井下石，好像是設法教人苦上加苦；這樣心慈的人，用上他們柔和親愛的懷感，他們的善行，是設法輕減人類中無福份子的痛苦。

心地慈良而仁愛的，他行好做德的偏向，所蘊藏的能力，還不止此。他且能使人的心胸寬宏，慷慨大量，教人懷有樂善好施的需要，有不怕爲別人犧牲自己的激昂性。心硬相似鐵石的氣量，自然的窄狹至極。殉私利已是他的章程；他是懷着

獨我主義的。與人處事，秋毫也不讓別人沾光，件件是同人細細打算盤的。一個心量宏大闊展的人呢，別人的患難可憐一激動了他的慈心，他爲救濟人，卹憐人，什麼也肯捨得出來。若爲此該耗費他的銀錢，也是毫不吝惜的。他是自動着，去充應照顧遭難者的義務。他的光陰不怕爲別人耗費。若該當經着長久的時間，平心靜氣的，聽別人向自己述苦告難；或該當咬口嚼舌的善言安慰別人；這等等煩唆辛苦，他都肯大方的担承。往往爲救助同人，爲替人解除糾紛，爲免人陷於難境，必須東奔西往，與此接洽，與彼周旋，走遠路，受乏困，遭煩難；有時當

處決的事端，十分複雜，極其棘手；有時或許還得冒性命的危險；職此一切，心好量大的人，都肯承應。若別人對他發顯知恩的心情，他因此也很愉快。但是他萬不拿着這個當他爲人効勞的條件。若別人忘恩負義，他也毫不諷怨。他這等高尙的性氣，爲他人自是美麗的榜樣，是最有拉引他人仿效的力量的。

斯都爾米 (Stuart Mill) 說：「那些爲人類造幸福，引動人向善的份子，他們恩化德澤所普及的範圍，無論怎麼窄狹，他們的生活期間也無論怎麼短，他們終究不算空度一生的。」

心地自來慈善的，若再修得友愛之德，他的性氣在尊美高尚的限分上，算是又登了一級。巴斯格 (Paschal) 讚美真誠友愛之德說：「一總的物體集合起來，一總的智力集合起來，並將他們所發生的一切工程，集合起來，也比不了一個至微小的愛德行動。」一個人修得友愛之德，只按倫理道德一面，他已是位仁義君子，再按聖教會那一面說，他又是一個全信友，因此他應當承受雙方的欽佩敬仰，他已攀上了人能登昇的高峯。爲那些人類中受苦受遺棄的份子，他真是避難之所，救濟之院。

觀察了這一些情節，誰還不明瞭，心地慈良能爲人的性氣增加，何其大的聲價；欲志上大有魄力，這當然是好不勝好的優長，然而若心地內缺少慈良性，因此不能將自己性氣上枯槁，嚴酷，冷靜的氣象遮蔽住，反能使己的性格成爲窘迫難爲他人的性格。這樣的人若是作上司的，他的堅硬手掌，既沒有帶着柔和的絨毛手套，由他頭腦內發出的命令，既不先經過了心地的慈良浸化，他不敢定要大有威勢，要受人畏懼，到底總不要受人的歡迎愛慕。

所以你若願意成爲齊全人，願意充分的增起你的勢力，

就不能但但的勉力着修練欲志，使他堅固有力，到底也該勉力修練心地，使他慈良和善才是。最有福分的是那些生來心好的人。他們見別人遭難，不禁的就生可憐的心。做愛人的善工，爲別人効勞，這好似是出於他們的天性，不需多加勉強的。親善摯熱的感情，在他們心田內競相叢生。富有感情，心地裕饒的人，真是有福的。若你從生來，沒有領到這種遺產，沒有富有情感，沒有宏敞慷慨的心，也不可以因此掃興。你該定志向，勉力着製造這項產業。因爲沒有一樣美德，不能因奮勉而修得，沒有一樣能力，不能因演習而練成。你要用心察看那些心

好的人，看看人家怎麼存心，怎麼言語，怎麼行事，勉力着效法他們。你要勉力着多行慈善的舉動，去自動的安慰憂苦人，相幫人脫避難境，勉力多行哀矜，協助一切愛人的善工。你起首這樣子做，衷心之內，不敢定不生什麼感情；然而若你恒心這樣進行，你起首得多加勉強才做得到的，漸漸要感覺着作去較加容易，究竟能有了愛作的偏向。據生物學家的講論，生物的任何機能，因着使用的原故，常能發展。照此，你若恒心而屢次的作愛人的善工，你的心情便要漸漸軟化，究竟要演成了慈良仁善的傾向。

反正這個原則是固定的：「成效與奮勉步步相應。」那麼你若不勉力，不修練你的心，你的稟性上，自然要永久的缺少這個最豐美，最光華的優長，就是心地慈良。

④ 體格莊雅

體格是一種粉飾人外表的美德，使人全身的儀容樣樣合當，不帶絲毫招惹別人嫌惡的情態。若果衣不整，冠不正，言詞鄙俗，舉止粗陋，全身的姿勢莫不令人輕賤，這便是缺少體格一德。

但是，說到有體格與無體格，這却不可以絕對的討論。原

來人們的階級不相等，對於體格上的規模也互有差異。故此不得爲任何人劃定了全然一致的節目。傭工服役的，說一句不文雅的話，誰也不覺異奇。若這一樣的話，出自了上等社會人的口，則不免的有些不甚適宜。文人學士，必須禮服，禮冠。而鄉間的農工，便不必如此。總之，體格的規模是一件相對的事。然而有無體格，與人的稟性可有什麼關係呢？往往有體格端雅的，脾性却很乖戾；性情溫良的，體格上却毫不檢點。稟性二字，按通常的意義，但指人脾性的形樣。待人接物，是和氣的，便稱爲有好性氣的；是苛暴的，便稱爲性氣不濟的。按這種通常

命意說來，性氣與體格自然無多干係。但本書內願意描說的模範性氣，應當是就禮義人道一面純全完善，毫無疵玷的一種。爲着這個緣故，體格莊雅確是當要的條件。且說性氣與體格，是互有密切關係的。體格很可以增重人性氣的價值。體格與性氣彼此另外有三樣干係。體格可以發露人的性氣，可以改化人的性氣，可以增加性氣在社會上所有的勢力。人體格的高下，到底關於什麼？人全身的外表，衣服冠戴，言語行動，待人接物，與人往來酬酢的等等情狀，合綜起來，都是組成人體格的原素的。然而，人外表上，發顯的這種種形勢，乃是人內裡

稟性反射出的活像。你不論如何虛裝假捏，終不能將你內部的心情景況全然遮蔽住。不知不覺之間，就要將你的本色洩露出來。社會公衆的心見，也很深悉這端事實。人們往往就別人的貌相，斷定他的性格，就別人的外形，揣度他的心跡；這是衆人都以外形內境互有相連的憑據。

衣冠不整齊，不乾淨，住屋內紊亂不井，毫無秩序的，這是疏忽懶怠的人。言令鄙陋，措詞放蕩，愛講究不正當的事；不顧自己有何身分，與下級的人親狎玩戲；與人締結交情，不問相當與否；這是無資格的人。在人情世禮的各種義務上輕易的

虧缺；沒有禮貌，不去拜望親故，致候戚友；不答接奉的信箋；不給老者讓道；這是無禮訓的人。不想別人喜惡與否，不計次數的往人家去談閒，有的無的講說個不完，坐上不走；說話的時候，指東畫西，搖頭幌腦，坐立不定，帶種種惹人厭倦的態勢；這是心見不通，不知尺寸的人。穿衣務求華美，說話裝腔作調，詞意務求文雅，凡事自充明公，行動靜止常有一種不自然的態度；這是心虛夸傲的人。可見人稟性上的樣樣弊病，都是從外形上發現出來。爲此，若有人憎嫌你，指摘你有如此如彼的毛病，你別因爲話出逆耳頓顯不服的形色。請你返心自問，究查

一時。恐怕你就要承認別人指點的有理了。你若知道了你外表上暴露的種種毛病，如果你願意改除了，有兩樣可採的步驟。你可以先勉力着淑修你的性氣；因為根正則苗直，這是自然的理；所以你若從根蒂將你內部的性氣修練好，你外面張顯的一切碍人眼目的蔽病，當然要前後脫落的。這一種自然是根本的方法。但是你也可以自外部起首。箭直的勉力斫除體格上的缺點，勉力裝修體格。體格雅重之後，內裏的性氣上也要相隨着感受了良好的改化。

外面的行爲在靈魂的情緒上，具有感應能力，這是顯而

易見的事實。因此原故，外面作什麼事，心內就容易起什麼感情。看看催眠術發生的顯象，就更易明見這種心理的關係。催眠的主動，人命受動者做什麼外行，他內部便相隨着起什麼感動。命他兩手拱起，他就立時起身端跪，作行祈禱的姿勢。命他將兩拳緊合，他就立時怒髮衝冠，發現要同人鬥毆的情狀。這類的事情，並不是但但在人神經錯亂之時，能夠發生的，就在通常的時候，也有類似的情形。一個信友外面端方的行祈禱，自然容易起發熱心虔誠的善情。我們幾時心中覺有厭惡或嫉妬人的惡情，爲克除壓制，最好的方法，是勉力外面溫和

而友誼的樣子款待那個人。對於心中任何的毛病，都是這樣。若願意醫治改掉，頂有神效的靈藥，便是外面做箭直相反那毛病的行爲。整修外部便能充足的整修靈魂，將外面的一切行動修飾完好，爲培養內裡道德的神心，確有莫大的能力。

體格與道德有許多相關的地方。我們這裡只提怎麼樣體格可以響應到人的稟性之上。我們在體格上有什麼弊病，心性內必要受到一種惡化的感應。行爲上鄙陋，言語上粗悍，衣服不求整齊，盡本分疏忽懈怠，事事潦草塞責，敷衍苟且，交結的朋友不很正當，行止動靜，樣樣發顯粗糙野蠻的風味；凡

這一切不相當的外行，都有軟化人稟性的能力，能將稟性改變的日趨於卑下程度。原來我們慣常所言所行的，在我們心地內不知不覺的就要濡染上了他們的性味。如果你常常謹慎小心，出言常勉力着莊重官雅；同人講論的事項，總要是純正適當的；衣服常勉力要乾淨，要合身分；一舉一動都要有分寸；總不讓自己發顯放蕩肆恣的態度；因此你的稟性既能常生存，常輾轉於這種和美的環境內，常在受着潛移默化的工作，自然就要習練的一天比一天穩重，一日比一日文雅了。那些担任兒童德育的職員，最注重這種心理的關係，他們終

日耳提面命，循循善誘，所務求的，是要他們屬下的兒童，漸漸的涵養起高尙的志氣來。他們的講勸訓話，爲達到這個期望的宗向，已能發生不小的効力。然而他們尤加注意的，却是兒童們的行爲。所以他們日夜不離學生，常常監視他們的行爲，務使他們常常循規蹈矩，言語行事樣樣純美無疵。這一步果然做到，兒童們才能得到教化的美滿効力，才能造就成穩固的道德。

按着人體格的限分，人在社會上享有的勢力，也相隨着增減。有的人自來就帶一種令人賓服，令人敬尊的本領。他主

張什麼，興辦什麼，總是受人歡迎。你若考查他那爲人，並不是因爲他會粗聲厲氣的嚇唬人，也不是因爲他行事激烈暴動能壓制人；看他對待屬下呢，並不從嚴，也不多加懲罰；他的屬下却都循規就序；他也不是博學宏儒，他也不是聖德非凡的。職此一切，都不是使他有威勢的緣故。到底是因爲什麼？是別人看他的爲人穩重準當，心平氣和，胸有成竹；看他有主意，有恆心，辦事剛果斷決，覺着他是個盛有魄力的；因此就不得不從心裡賓服敬尊他。有的人在別人身上，毫無權勢。凡他主張維持的，不但無人介意，贊稱，反倒常被人譏誚，反抗。也有些爲

上司的，在屬下跟前沒有威勢，沒有約束屬下的權力。究察他們所以然，失掉權勢的原因，也無非是因為屬下久已經覺出來，他們的性氣太庸碌，毫無折服人心的特色。然而究竟爲了什麼，別人這樣輕量他們的性氣呢？這必是因為他們在素常的言行上，不自檢點，不自鄭重，失了體格，因將自己的底蘊洩露了，如此自然就沒有博得他人敬服的能力了。他若肯始終的自尚自好，一舉一動常常有式有儀，將那一切粗悍鄙陋，不合自己身分的行動去掉，就不至於的這樣被人輕賤，被人譏笑，也不至於將自己所有的種種特長泯沒，竟在社會上絲毫

動作的效力不能發顯。

總而言之，凡關係體格狀觀的大小節目，一點也不可忽畧。譬如人的身體生的雖然俊秀，若是破衣爛裳的，蓬頭垢面的，就不免得失了自來的美彩。爲稟性一節，也是一理。秉有的才能無論如何卓絕，若沒有適當的體格，稟性的價值便能大見損色。爲此，你若願意在社會上提高品格，多增權勢，對於體格一件，就不得不多加注意。

第四章 論性氣的來源

我們到如今所講論了的，是設法表張出一種模範性氣，

性氣中最美麗最高絕的階級。認清了這個完美的規模之後，我們便當仿照着，他修練自己的心靈。你可不能推諉的說：這一個規模太高超，我那能修練得到這樣玄妙的地步，我豈敢不自量力的攀升嗎？這其多的善長，我焉能一一習學成呢？請你無庸事前失興。當知我們自修自練的責務，並不是逼勒我們，總須達到道德界的絕頂極點之上。他向我們所要求的，無非是個「勉進」而已。就是要我們竭盡心力的，在這道德的路途上，逐日的往前進；祇要我們一天比一天勉力着逼近那成全的冠頂就够了。你不可又推托的說：我的生性太惡劣，毛病太

多；怎麼教我修改呢？我向你說吧。人的生性不論怎樣的不濟，只要他肯矢志勉力，就沒有不能修練完善的。再說看看前面講的模範性氣，當有的這四樣善長：就是心地正直，有魄力，有體格，心腸好；請問這幾樣善長，那一個人不能修練呢？

然而，爲走道德成全的道路，隨着每人生性的差異，可有一些難易的分別。生性帶來的種種優長，弊病，有相幫或阻礙人前進的作用。爲此原故，生性優秀的，爲修到成全的地步，較爲神速，也較爲便捷；生性惡劣的，就感覺的較爲困難，在進步上也較爲緩慢。

而且，因着人們性情彼此差異的關係，在自修上往前進行的法式，還不能一致。你看在一班樂隊內，是有異異樣樣的樂器，每個做樂的，各按自己所拿樂器的性質吹動，却都能發出一樣的悅耳歌調來。道德上的成全模範，也像一個悅耳中聽的樂譜似的，每個人都該按自己的生性，勉力將他在自己的心靈內，齊全的發揮出來才是。

爲這個緣故，在自修上未曾開步以前，先得認清了自己的稟性，究查自己帶有什麼優長，帶有什麼弊病。前面所表張出的模範性氣，便是我們在倫理界內當發出的和美樂調事。

前每人都要察察自己，看看我們各自所承受來的，是什麼種類的樂器，一並該先學習會了使用這樂器當守的規律。

造成人性的因素有三種：就是生成，教育及欲志。若這三種原動力是向好的方面推動，所陶成的稟性自然是好的。若這種工用是傾向不好的方面，所陶成的稟性，自然也就不好了。

● 生成

從一種樹上，斫下來一段枝芽，將他接植在別一種樹上，被遷植的枝芽所函蓄的生活性，已有了一定的性質。將斫下

的枝芽遷植在任何樹上，結果葡萄枝子終究是結葡萄，蘋果枝子，終究是結蘋果。人類的景況，也是這樣。小孩子一生在世，他的稟性就有了一定的形式。他的先人們好似在他的稟性上，蓋就了他們本家本系的印號。這個印號一經嵌入，是永遠消滅不了的。原來人群之中，各家各族都有本自特殊的性質；代代子孫世襲而遞傳，沒有可以脫免的，名人布豐（Buffon）說過：「一匹馬性子急躁兇險，好驚好踢，生下的駒子，自然也有一樣的脾性。」毛德里（Maudley）對於人類說過同意的話：「祖宗的性氣，在後代子孫上的傳授力強度很大。兒女

毫不沾滯，父母性情的遺蹟的十分稀少。教育發生的同化力雖然強大，却總不能將孩童生來的原勢，剷除的踪影不留。孟戴尼也以為人從生帶來的好處及歹處，怎麼也不能自根拔除了。一因着教育善與不善的關係，這些好處及歹處能夠增強能夠減弱，却不能全然滅絕，至於斬草除根。在我認識的千百人中，因為教練善惡，自修或不自束的關係，有的傾於德善，有的偏於毛病，不拘怎麼樣，他們生來所有的好處或歹處，並沒有澈底拔除而消滅，也不過是蒙蔽遮蓋住就是了。」

父母的德行或毛病很容易的能移傳到他們兒女身上。

若是父母縱情恣慾，作惡犯奸，他們的兒女往往得替他們償罪。有位德國道德家說過：「性律好似一位大公無私的審判官。人心內犯的罪惡，暗密地裡作的非行，能避過人的眼目，能逃脫國家的懲罰，却總不能免了這位法官的知覺。這位法官的定案，有時不立刻發現，然而終究必有實現的一日。不知道是犯人的那一代子孫，要受到這懲罰的打擊。」多少的人生性乖戾，滿身的毛病，私慾偏情很狂旺，沒有高尚的志向，缺少爲善的精神。因此一生之間精神方面，物質方面，受盡種種的苦惱。他們看見自己可憐無極的光景，也不知道是因何招致

的。溯源求根呢，恐怕是他們父母，或他們祖先的罪孽給他們造下的。

生命一代一代的往下傳，宛如自山巔發源的泉水一般。這泉水下流的時候，路經各色質料的土層，免不了歷受沾染。及至到了山底，那線水流必然容函上繁雜的質素。容含的質素限分較強的，便成爲那水流的特性。因此遂有鹹性，鐵性，硫磺性水，等等的名稱。人類生命的傳流，也是如此。歷經了代代祖宗脈絡的血氣，必將代代所有的德善疵弊都濡染上了。一旦遞傳到我們的脈道之內，是已有了成就的性質的，已經容

涵上種種善惡傾向的胚胎。在這各等先天承受的傾向中，必有一二勢力較強的，做爲我們一切傾向的主根脈，他預先劃定了我們每人天性的種類。

血質是生命的原動力，爲此我們生來承受下的血質是豐饒的，則身體強壯，是瘦瘠的，則身體虛弱，是濁污的，則身體多病，是清淨的，則身體健全。血質與人的物質生活，有如此緊切的關係；而與人心理方面的關連，也不是淺鮮的。血質剛強的人，屢次也有剛強的志氣。血質虛柔的人，多半是沒有豪大志氣的。人肉體物質方面的組織，是健全的，是精緻的，他心理

方面，氣性方面，往往也是有筋力的，是純美的。若肉體物質方面的組織，是殘弱的，是不純全的，他的心理方面，氣性方面，多次也是萎靡的，是不規格的。兒女的肉身既自父母所生，他們的組織，必然也沿襲父母的體質。在完好的根苗上，發生的是完好枝葉；在殘疾的根苗上，發生的是殘疾枝葉。爲父母的一生輾轉於各等毛病之中，他們的兒女，必定要帶上了種種向惡的偏情。

那些生身於先天純正的統系內的，真是有福至極。無論他們父母的家資世產豐富與否，橫豎按心理方面，道德方面，

他們總算是承受下了好嗣業，他們生來就懷着種種向善好德的傾向；將後年歲漸長，對於爲善避惡，宛如出於天性。一人之初，性本善。——這話推本求源，本是有情理的。不幸人類的原祖，一開首就犯了罪，遂把我們的本性染污敗壞了。因此就沒有生來純全完善的人了。

一 家族內，先祖們是有大毛病的，作他們的後裔的，真是無福至極了。不敢定他們遺下的財產很富厚，然而這些子孫橫豎是可憐的。因着他們祖先父母的毛病，他們在生身的時候，便沾染上了種種的惡偏向；他們的年歲漸長，那些毛病的

萌芽也漸發顯。若不即早用上克治的手段，將這道腐壞的遺傳惡流截止澄清，免不了自身要大受那些毛病的殘害，而給將世的子孫遞下更形惡劣的遺傳，留下莫測的禍惡。

自生之初，人們各自的質地，就彼此不同。每個人承受上他先祖父母給他成就了的特另性命。爲此，有的人生來就志向高超，生來就有許多好善愛德的趨向。他爲修得完美的稟性，也無庸費什麼大難。有的人却大相反，生來就志向卑下，精力萎頹，生來就帶上滿身的毛病。爲這種人去走完修自身的路程，真是爲難。各種障礙前伏後起，必須格外奮勉，方能造成

純全精銳的性氣。

我們將這種種遺傳性的關係看清之後，便當想想我們每人，對待後世所擔負的責任，是何其重大的。我這一生的好夕，與我代代的子孫，都有莫大的關係。我若一生行善避惡，我萬代的子孫都要因着我沾光受益。反是，我若造罪爲非，妄度了一生，我萬世的子孫都要因着我受累遭殃，將來在公審判的時候，他們都要在天主台前告怨我了。

我們若勉力修德行善，專務自修，我們因此不但可爲後人邀福，而且可以將我們本宗室內，先人給留下的惡遺傳剷

除了，截止了他的去路。如此，不但本身可免了遭受他的殘害，尤其是爲百世的後裔消去了禍根。

然而，造成人性情的因素，不但有生成，教育與欲志，也有改化的工能。

●教育

陸克(Hocke)立說：「你無論怎樣勉力你，總是生來如何，永久也如何。」這句話不免有些過餘看重了生賦的關係。撒牧爾斯米(Samuel Smiles)對於這個問題所發的論調，看得更其真至。他說：「每人所處的環境，所觸接的一切一切，都

施有改化他性情的能力。在人的性情上每天也有變好變劣的潮湧經過。各個境遇各個經歷，在人的性情上都有工作的效用。所做的每個行為，所起的每個意念，所有的每個感覺，每個情緒，都是演成我們性情的因素。」

人的性情相似一塊膠泥，是最容易受陶塑之工的。雖說人一生在世，性情上就有了一定的形式，到底這個形式並不是深刻的，更不是固定的。

說來，世界上本沒有完全成竣的事物。樣樣物體全是在趨向完成的路途上進行。連石巖土崖，看似固定成就之物，殊

不知經年歷月也漸漸的有所變化。有機物體受環境同化之力，更其明顯。物性的種類自然不能改變；到底在形式上，在能力上，在依附性上，往往因所處環境的變遷，而呈顯改化。善於栽培草木花卉的，專門營養禽鳥，牲畜的，他們的藝術所根據的原理，就是動植物易受環境軟化之性律。人自生來所秉有的性情，不過相似一張方才起草的圖畫，自此以後，要隨着人一生的歷程，無間息的受着環境力的改化之工。人的性情既然常是在陶塑的工作之下，所以真可以說，人的性情一天與一天也不相同。人週身接觸的景象是千變萬化的，往往是完

全殊異的，互相黑白冰炭的。因此，人性情上的變化，也不常隨着一定的趨向步武，屢屢的忽前忽後，時進時退，變化無常。然而在人所受的那異異樣樣的同化力中間，却有一種在他性情上施發的感應力最強的。這一種力量要在他性情上布定大體，刻上較深的印象，形成了他的性情。

先祖父母在他們子孫身上，遺傳下的性根，宛如在田園內播散的子種，要順着自然律的支配，漸漸的萌芽而發育。外來的同化力就像修治花草的園丁。園丁往往將樹木花草的天然性向滅絕堵塞。又藉培養之工，能扶助植物使他的種種

性能加度的發展。然而無論栽植的藝術如何妙巧，却總不能使一種植物養成了他生來沒有帶着的性能。爲人的性情也是如此，外來的感化力，可以將生來秉有的趨向克除了堵塞了，也可以將生來秉有的趨向增強了，發展了。若一種趨向在你的生性上，連絲毫的根蒂也沒有，要由外力的純粹感化往你心靈內灌輸，這是實在罕成的事實。

外力內可以在人性情上施行感化的工用的，有一部分是來自有意識的人的。

物質方面的環境，比如地方的氣候，所用的食料，所住的

房屋，在無論那一等年歲的人身上，尤其是在孩童們身上，所發生的影響是很重大的。生長於鄉間的孩童，普通是很精神，很強健的。生活在城鎮內，日夜輾轉於濁汗空氣之中的孩童，多半是肌黃面瘦的。高山深谷裡的人是活潑興奮的。平灘廣原的人是遲鈍緩慢的。居近海洋的人每日的經過千變萬化，常受氣候驟急變動的刺激；因此他們的心機，比內地住的人，更清爽也更靈便。熱帶的人常受到太陽的炎炙，血氣的熱度較強，性情因此也頗為活潑而有興緻。寒帶的人性情遲慢，奮進激動的心也不很大。有些孩子生活在矮小的房間內，不得

新鮮流通的空氣，不得充足的日光，不得適宜的資養；這真正是些無福的子弟。那些生長於良好境地內的孩童，住着軒敞的房屋，常能得着新鮮的空氣，充足的日光，豐裕的飲食，他們的身體必然強健，樣樣機能也必精美。現時有多少婦女孩童們，在工廠內服務的，大半鵠形菜色，殘弱多病，這無非是因為工廠內的設備不很衛生的原故。有些學生不容易習慣了學校裡的生活；普通的原因是因為，孩童時期的活動身體，擔負不了教室內沈濁空氣的壓力，受不下學校規程的拘禁。若你因為長期的處在不適宜的境地，身體因而受到不良的響應，

請你往一處氣候和美的地方居住幾時。你在那裡不但可以修養康健，而且也可以修養性氣。丁達畧 (Tyndall) 說：「我每年往亞白伯斯山 (Alps) 去，小住幾時。不但為恢復肉身的原氣，且為涵養心靈的氣力。」

物質方面的環境力，為治成人的性格，設施的工能已屬不小。若論到倫理及道德方面的環境力，則工效尤大。俗話說：「近硃者赤，近墨者黑。」這個很古的格言，足證人類自古至今，常在閱歷着這種確實不更的通例。一個孩子常常在深有愛情，顧慮周詳的父母左右，過度了幼稚年月，他的性情，必然也

是深有愛情，心誠意實，容易向人開懷，肯向人暢談衷腹，對於父母及上司們有誠摯的依靠心。有的孩子不幸早早的失去雙親，父母或者存在，到底不很愛慕，結記他們，甚或虐待他們，這樣的孩子性情，必然是膽怯退縮的，總不很很的憑信別人及上司，猜疑的心大，憐憫別人的心很小。爲父母作上司的，若待遇兒童們太冷淡，或且太過的壓制他們，這些孩子們很容易變硬而化冷。自此道德的感化力，在他們心靈內是再不能發生效力的。反是，若爲上司爲父母的讓孩子們任性隨便，過度毫無紀律的生活，這就更甚的不好了。這一種惡化能使兒

童們習成無規無矩，蠻野放蕩的人。反是，若爲父母及爲長上的管教兒童們，管教的得法，運用的手段明智，耳提面命，循循善誘，一方面常將他們束進正軌道上，使他們常常循規蹈矩，別一方面却慎審周詳，不致傷了他們的心；孩子們生活在這樣的權制之下，覺着舒暢而快愉，他們的心靈自要變成寬大宏敞，欲志要堅實有力。爲獨子的作着全家愛情及注意的中心點，少有不是自私自利，主義獨我的。家中子女衆多的，弟兄姊妹不免有互相磨煉的時機，屢次得犧牲自己，壓制自己。或在學校裡讀書的，彼此磨煉的時機更加的衆多。經過這種戰

爭時期的兒童，往往甚有愛德，肯大量的遺棄自己，爲着公益或爲別人的好處，認真効勞。幼年的時候生活於勞動間的，與那生活於閒游自在的境地內的，將後到了成年的時候，在社會內必要成爲互相逕庭的份子。兒童幼稚的心靈在歡樂境地內過度了生涯的，與那在愁悶苦景內過度了年月的，性情脾氣全然不一。若兒童週身所經所見，無非是道德言行，他自然就仿照着修德行善。若他相與共處的，是妄作妄爲，是有毛病有惡習的人，他因耳濡目染必要學會種種惡習。兒童們居住的環境，是美好空氣，或是惡劣空氣，在那其間存站的時期

越長久，所受的美化或惡化，根也越扎的深，蒂也就越顯的固。不特是倫理道德方面的環境，而且是知識方面的環境，施展的陶化之力，也是很強盛的。兒童的天資無論屬何級第，他們知識的發展與環境之力，總有很大的關係。爲父母的，或是作教師的，學識若很淺薄，他們日常的言談沒有什麼深長的意味，兒童們從他們自然得不到多少新奇觀念。此外若那些兒童們不識字，不會讀書閱報，這就如同他們在全備的黑暗中生活着，無法利用他們的智力，不會推論事理，腦海之中空窮至極，毫無高超意念，知識不開通，從無發展的問題。若父

母及教員有學問有智識，他們的言談及講授，自能給兒童們明悟內灌輸不少新奇意理，使他們多增智識。若再加上，那些兒童們自小入學，能多讀書籍，多閱報張，居在這種光明境界之中的，明悟那會不發育智識，那能不增展？他們必要有了貪愛學問的偏向，喜歡研究事理，習會了使用明悟，演成推理論事的本領。

環境力有蒙蔽及展發明悟本能的效用；這是毫無疑義的。不止如此，與我們延久同處的人，比如我們的父母，我們的教師等等，他們的心意見解，也屢屢的深印於我們的骨髓之

內。因此緣故，我們所懷的意見，所主的論調，與那些在我們身上曾施過感化力的，多半出諸一轍。

環境力中工效最強大的是教育力，那些擔任教育的職員們，如果竭心盡力，按步就班，運用明智的手腕，實行真正的教化之工，他們的工作在那些幼稚人的心靈內，所發生的效力是極其堅固，是很有耐久性的。他們真能相幫兒童們克除了惡習，改掉了毛病，并能相幫他們修練得各等德行。只要教職員們肯按着相當的手續謹慎進行，認真工作，恒心耐心的教導培植屬下的兒童們，他們的辛苦絲毫也不能白無益的

消耗了。不久必要見得異常良好的效果。

主持教育者當首先注目的一點，是務要教自己屬轄的兒童們所處的環境，爲靈魂及肉身，都很周全，都很合適。若因種種困難，不能將根本不良的環境改善，至少也要因地制宜，將本環境布置妥備。不可使兒童們習於紊亂無序，苟且草率的生活。不可使他們在物質方面大感困難。格外要注意，不令有什麼爲他們靈魂不甚相宜的境勢。此外還當積極的，下番光天日化的訓育工夫。要用真正道德教誨他們。就他們的要需，給他們出示明智的主意。使用自己的好心情，善意願，感應

他們。善言勸導，激勵鼓吹，使他們興奮振作，矢志改惡遷善，勉力修德前進。

人的性氣常受着這其多的外力磨斲之下，自然就不能保存生來受下的本態了，不能不就着外力的感應而改變。而在千形萬狀的環境力內，最能使人性氣軟化的，則莫過於教育的工能了。

● 欲志

除了生成與教育以外，欲志也是形成性氣的因素。有的人主張：人沒有改善生性的能力。這是大差而特差。

的見解。發表如此的論調的，或須是一種從來不勉力克治自己的人。他們常是依着本性的偏向作取舍，隨着光景的轉動作法就。或許他們有意淑修自性，然而從不能毅然決然的，從根蒂上着手。沒有克制自己的勇氣，忍不得將自身的主根毛病，一刀截斷。無怪乎他們是始終被偏情箝制着，那有改良性氣的可能？如此，便斷定生性不能更改，真是沒有理由。老實來說：是人沒有更改自己生性的誠意哪。

有良心作証，我們實是自身的主人。多啣我們順從了偏情，良心就不客氣的責備我們，以我們的非理行爲，簡直歸罪。

與我們。幾時我們相反了私慾，壓伏了偏情，良心也很和氣的慶祝我們，以我們的優美行事，歸功與我們。我們自己明明知道，我們的靈魂是在自家手裏把持着。只要有誠心有真意，我們本能將敗壞的偏向制止住，不讓他去貪享非禮非義的嗜好。只要本着恒心剛毅的志氣，一味的勉力克制壓伏自己，必能將私慾偏情的狂妄消磨而約束住。

實驗上也給我們明証出來，修改本性并非空洞妄想，真是可以踐諸實行的。完成了這等工程的併不是沒有。銳意專務自修的，或是世俗人，或是修士，有許多將自己的生性幾乎

完全的克制了。固然不能說，這些人的本性是澈底更換了。本性的原素無法更換。這是我們早已伸明了的。但是，他們藉着毅勇的戰爭，竟將自己不合規則的天性完全權制住，甚且反過來，竟利用了自己本性種種向惡的氣力，幫助着自己，爲走修德爲善的途徑。將本性賦來的各等長處，自萌芽態度，演修到異常強大的地步。如此的達到了完全制服自己生性的英傑，自然稀少。然而，恒心勉力專務克勝自己的，在這等優美的軌道上，總是向着所希望的目標逐步前進。無論如何，人必有改變天性的能力，這是無庸懷疑的。

而且可以斷定說，改修性格的工程，幾幾乎全盤的關在欲志修練的工作上。你雖然是生長於有道德的家庭中，道德的程度也不拘是如何的高強，你神心之內，總免不了帶有幾樣不好的偏向。如果你一味的任性行事，絲毫不勉力着約束自己，你那幾樣惡偏向，原來雖很細小，既然無所阻礙，便要一天一天的強大起來。荒草叢生，禾苗便無發榮的餘地。因此，久而久之，你自生帶來的若干善長，也要前後的滅絕殆盡。你向來是處了風光明媚，喜慶不過的美境的，是受過完美教育浸潤的。奈何，因了你自己不加勉力的原故，一切一切都屬妄然。

什麼佳果也收穫不得。原來對於修德修神一件，自己當供出的辛苦，任何事項也不能代替。任憑你是處過了如何純全的道德環境，受過如何良好的教育陶塑，祇要你不自動，你受到的和風惠雨的培養力，祇要你不肯利用，究竟你也達不到正人君子的資格。

然而，在你的勉力上，要照準了真真能實行的規模！不可以妄想着，將你的生性自底消滅。這是辦不到的事。而且也不該勉力着，杜絕你天然的性能，好似要將火燄蒙蔽息滅了一般。任你的性質保存他原來的態勢吧！工作的正經手段，是務

要習會了使用自己性質的正常方式，使他入進正的軌道。勉力相幫自己心靈內所存蓄的性能，使他按照正直規則發展而增長；結果，長成欣欣向榮的德行樹植才是。

每人從生來承受的樂器種類不同：有持胡琴的，有執弦子的，還有拿笛子的。誰也不可以思想，在自己手裏的樂器不適於用。也不可以想望着換得別人拿的樂器。每人當專務的，是學習善用自己所受來的樂器，勉力按着本樂器的律例動作。只要下到工夫，那一個樂器也是聲和音雅的，都能將音樂家編制的美妙譜調，歌韻而發揮出來。只要樂師的藝術精巧，

樂器的性質無論如何平庸，一到他手裏，莫不是發着清脆宛轉，悅耳中聽的歌音。

第五章 論性氣的種類

組成人性情的原素極其繁多。因此性格的種類也十分
的複雜。人自生來各個天賦的性情，基本上就有不少的差異。
就連手足弟兄也是各人各性的。若再加上受的教育好歹不
同，處的環境優劣不等，人的秉性因而變遷的就更相徑庭了。
格外是因着勉力自修，或不勉力自修的原故，人們的性格，彼
此的異殊能有了天懸地隔的分別。由那極端弱懦，完全受本

性偏向驅使的性子，按着魄力的強度，一級一第的往上排列，一直到那具有約束自己本領，剛強至極的性子，所能分出的等級真是不可數計的。真可以說：人類中有多少份子，幾乎就有多少樣式的性格。

雖說性格的式樣千形萬狀，不計其數，到底爲便宜研究起見，則不得不將性格分門別類，列成幾樣概括種類，然而先當注意，人爲的種別類別，總不能與自然界的實際確相符合。不獨對於性質如此，對於自然界的諸凡事理莫不如此。原來，自然界內所有的一切一切，無非是爾我劃清的單獨體，至於

分種別類的舉動，却是人明悟造作的事項。明此一節，便不以類別種別與實際不全溶洽的現象爲詫異了。人們在林木叢集之中開豁路徑，用意是爲着便易行路。學問人立身在這羅列棋布，森森萬象，至形繁雜的自然界前，猶如立在一叢密森林之前，自覺無方探入其深；必須先將所研究的對象分劃爲若干種類，這就好像是開豁了些路徑，有了便易進行的端緒了。

明白了分種別類這等事項的本性爲何，若見得學士們分別秉性的種類，莫宗一是，也就不覺什麼奇異了。在各等分

類樣式之中，我們要採取以下這一種，我們以為這是較為簡單較為清晰的分法。

我們可將氣質分作四種：就是多血質的，神經質的，膽汁質的，及粘液質的。這種抽象分類法與具體上又有不相應的區處。在實際上，恐怕沒有一個人，是純粹富血性，或是純粹胆汁性的，普通來說，四樣性氣是攙合相和着的，而且有的人，在每一樣性氣上好像是都分領了平衡的限度，很有不偏不重的情勢。雖說人的具體性情，多半是攙雜着各樣氣質的成分，到底平常總有一樣是較為偏重，較為強盛的。茲將這四種特

性，按其純粹的本在，絕對的態度，描畫出來，好像是四張標本，每人都可以遵照這幾樣標本，反躬自審，考察自己的生性是那一種的，看看那樣模像的特色，與自己的性氣較為洽當，便可以斷定自己的性格是屬那一種類的。

●多血質

多血質的人，面顏普通是發顯淡紅色的。他們身體組織的特色是血液系較強黏液系較弱，他們心機躍動之力強大，血脈寬敞，血汁環流的形勢猛烈也急迅，身體因此活潑而舒暢。精神上的耗費不甚大；血質藉此常可保存他自來的純紅

色，及他原有的活潑性，皮膚也因此發顯透明，肉色也藉此發顯新鮮。按他們內部組織的傾向隨着他們年齡的增長逐漸的要心廣體胖。

總共立說，多血質的人，所有的機能是較爲靈快較爲敏捷的。到底別一方面他們的所行所爲，多半是失於浮草，什麼也不很深沈，不甚徹底，又不能恒久一致，屢屢的要更換方針，這是他們的弱點。

這等人受到什麼激刺，所起的反感即時之間，非常的活潑，非常的劇烈；然而這般的強度爲時不久，就要底降滅殺的。

他的一切情動都不是深刻的：一時歡笑，一時就能慟哭，一時狂喜，一時就能深憂。當他喪掉了父母親朋之際，他的心靈雖就是沈落於悲哀之淵，別人在他旁邊說一句滑稽的話，便能招他大笑而特笑。他參與着慶典，赴着筵席，正在歡天喜地之間，若偶然有別人的苦境患難，觸接了他的視聞，霎時之間，悲觀消極的黑雲，風行電馳般的就能來布滿了他的靈魂，將他的愉快打消。在逆境艱難之中，他覺受的苦痛比他人格外的激烈。別人待遇他，須微有些不周不到的地方，便能使他大大的傷心。然而他的煩惱不悅之情，頓時就會雲消霧散的。他容

易忘記別人的無理，也容易寬免人的過錯。

他的心機最容易受感觸，些須有點衝動，就能教他的心大受感應。若有人對待他微微表出情誼，他的愛情之絃，立時就要顫動起來，不由不禁的，就要趨向愛慕那個人；往往在這上能達到了過分熱烈的地步。當着他同人交誼深切，親熱誠摯之際，向人家說多少知心的話語，真肯爲朋友不憚筋力的去劬勞。多血性的人是富有感情的。摯愛這一件是出自他們的天生的。但是他們的感情不會恒持延久。他們的愛情的對象也不時的改換，今天千言萬語，許與某甲永遠相愛，誓死不

變；明日就許去將他們的赤心，全盤的許與某乙。原因就是因爲他們正是那俗語所說：「眼不見而心不想」的人。

他們的明悟屢次也是很靈捷的，看事透澈，明理爽快，一經明瞭的事理，便能深入人心頭。想像也活潑，記含也堅固。他們的知力宛如一把利劍，一切奧理皆能徹底刺進，直探底蘊。他們富有思想能力，思想的能力又很精緻。若他們能够在作事上有恆心，事事肯認真專究，一轍到底，便能成爲大有才畧，出類拔萃的人。可惜他們讀書學藝，不肯用出來全副的精神，不肯下到充足的辛苦。樣樣學術，都要去研究，樣樣却都不求深

解。因此那一種學識，也是半明半暗，沒有一樣深沈的。有時他們能習成了詩家，學成了演說家；成爲博學宏儒的就很少了。他們的才學多屬浮草，這是憾事；然而因爲他們心誠意直，心火勃勃，所以他們的講勸，他們的著作，可有鼓動人心的能力。巴不得他們使用自己善於鼓激人心的優長，常是促人趨向道德一面才好呢！

這種性格的人有中樂他人心地的美點。他的性情是歡樂快活的。同人相與，和順親善，常常眉開眼笑，滿面春風，從來也不暴躁，也不激烈，愛說愛笑，愛戲弄人。在衆人集首聚談之

中，他常作爲大家發笑愉樂的中心，能幫助人散心解悶。同他共處相聚，感覺的很有興味。鬨譁熱鬧是他天然的嗜好品。遇到了什麼慶祝盛典，什麼樂趣的舉動，他總是喜歡入場參加。他講話的高調，他振耳的笑聲，常引起來全堂全室人們的注意。他的行事方式有時候有些不很明智，因他事前多不深思熟想，所以在行動上往往的失於過當，或是過餘輕浮，或是活躍的過了尺寸。愛虛榮，愛世俗的虛體面，愛臉面，愛名聲；也是他容易有的弊端。甚至爲了保全聲譽，討得稱揚的緣故，慷慨大方的行事，傾家蕩產，也能到得了的。他縱然有這些弊端，別

人也不很很的因此責怪他，始終還是要喜愛他，因為他總算是一個好心腸的人，因他喜歡相幫人，舍得出來為別人效勞服務，屢次也不顧惜自己。

然而他能有的，一樣最可痛惜的缺點，就是欲志之力太衰弱。他拿定的主意屢次不能夠恒心堅守到。他向善愛好的志願倒很誠篤，往往當着聽道理，看聖書的時候，衷心之內感動的不能自勝，即時就立大志必然一躍而超凡入聖。可惜五分鐘的熱度頓時之間，就冷靜無餘了。他全部的病根就是沒有恒心耐久之力；當着受誘惑攻擊之時，支持抵抗之力不強。

固。也不會始終如一的下工克制一種毛病，或是專心致志的修練一樣德行。他最容易陷入的毛病是貪好覺情之樂。輕者至於飲食過度，嗑酒過節，重者或許陷入較甚的嗜好內，攏總說來，爲這等人，從覺情方面來的危險，比爲別等氣質的人較爲的嚴重。他缺乏欲志上的剛強之力，爲箝制貪享覺情快樂的偏好頗覺爲難。

富血性的人，若勉勵自修，得到了作主自己的地步，便可躍入大有作爲的行列之中。對於神修方面，可以登峰造極，一生宏功偉烈，爲他人，爲社會可以做無數有益有利的事。因爲

他的本性不是殉私利己的，所以他舍出來爲着別人的利益犧牲自己，在他承辦的事上，興奮振作有大心火。他又有一種容易引動人向善的奇力。他的心地仁愛慈祥，容易得服了別人的心。到底，爲能教他本性上的等等善長，真的發出來這一切的好效率。他必須遵照着以下這兩件條目行事才成。第一，他該有一個劃定的生活章程，勉力着恒心順守，始終一致，沒有必要原故，總不可改變這個常規。第二，他該擇選一位指導他的相宜神師，爲得是當他感覺出，照着常規生活的厭倦來，有意苟順無恒的傾向，改弦更張的時候，神師可以將他約束

住了。他果能似此進行，便可以漸漸的改掉了他那無恒無定的毛病；結果能習會了穩健而準確生活的方式。

●神經質

神經質的，古學者也稱他爲憂鬱性質，因爲有這等氣質的人容易憂愁煩悶。他們身體內組織的特色是：神經系最強，神經也較爲繁多；肌肉不甚豐滿，因此他們的感覺較爲靈敏而缺乏身體上的活潑性。他們的血汁好像是有些不甚充足；至少能說，血液環流的態勢不很旺盛。血脈深藏於肌肉內，不顯形於皮膚下；因此他們的面色發顯淡白，眼光清澤。睡眠的

時候不能深沈，也不很安定，屢屢的清醒過來，因此不能全備的輕減身體的乏困。按着本性的趨向，他們本然不是愛多動作的，因為按着生理一面的情態，他們有些缺少筋肉上的力氣，但是受着一種刺激之後，便要奮然興起，一時聲勢猛壯，雷打雨下般的工作起來；多次失於過量，結果精神耗費過度，一時困憊難堪。他們的頭部是發顯橢圓形的。這是因為他們的腦質量大，因將額部伸張寬些，牙牀骨隨而縮小，所以下巴子就形成了尖銳的形狀。他們身體內的物質消耗，不甚強大，因此靜脈與動脈內的血素，幾乎都有同樣的朱紅色。身軀自始

至終常帶着清瘦的狀態。食量不大也不甚均勻。神經質的多是有價值的人，是精緻的，屢次也是高超卓絕的。到底他們的心苦大。

神經質的對於感覺一面與多血質的相比迥不相同。多血質的受到了什麼動觸，立時就發顯反應。神經質的呢，受了衝擊之後，外表上看去，好像絲毫不發生反感，究其實，每每的已經深入了心骨。多血質的受到什麼無理待遇，就如見了一塊耀眼通紅的火炭來光臨他，一時急如燃眉，刻不容緩的去將他擯去。神經質的當此光景，正是反對的行事。他非但不急

急的將那炭火擯去，反要將他抱膺在心，不肯拒出。他這樣行事，真如將利劍藏入傷處，且將傷口封固起來，在內中當然要延久的覺受刀割肺腑的痛苦。

各等性情的人對於明悟大小的程度，自然都是高下不齊的。神經質的，在這一項上也是如此的分有等級。到底普通立說，神經質的人明悟的力量，多半是深沈的。深思默慮這是他們的本性。他們多次抱着幾種各自的見解，往往還有些個離奇的推理。到底他們的觀念總是截絕的，明確的，有精骨的。愛好高尚美麗的事，這是他們天然的傾向，因此，若他們肯專

務文藝美術之類，很容易造到了完美成全的地步。

神經質的人就外面看去，好像是冷靜無情的。殊不知他的心腸屢次還很慈善，很柔和，而且還很有愛情。他若與人締結友情，這友情是堅固而恒久的。不過，他對於別人是否忠信真誠的問題，從不敢完全信任。別人對待他的友情，是否能恒久不變，這是他時常的懷疑點。爲此，他輕易不敢同人實地的交情爲友，不肯輕易的向人開心見腹。他一點也不像多血性的人似的，將他的心陳示於手掌中。往往因爲別人在他前辜恩負義，或以無理的手段待遇他，他心裏已經是難過至極。然

而還有使他苦痛加強的別一原因：就是他總不肯向人出言伸辯，不肯將苦情向人家表告出來。他好像將牙關緊閉，相似啞子吞下黃蓮一般，默默無聲的自己苦在心裏。

這等人的欲力可不軟弱。但是他的精神力常在一種時潮時退的態度中。喜歡的時日，明悟清爽，作事興奮振作，志氣也堅強，心意也宏慨，一旦因為勞苦過度，或因受着操心麻煩的磋切，精神消耗無餘，志氣的激昂性，也就相隨着減縮，在他的心靈之內，倘若是天朗氣清的日子，他便喜氣迎人，和顏悅色同人來往，也知心了，也肯憑信人了。假如一時起了雲霧，將

那和美的日光給他遮起來，他便垂頭喪氣，不願意同人家說話，什麼也忍耐不住，容易猜忌人，或且嫌惡別人，背興失望，全然提不起精神來。

神經質的人所有的特殊點，就是不恆定，他所承受來的本是一個值貴的樂器，可惜這樂器太過的嬌脆，屢屢的有不規則，不調和的時候。當他神疲力倦之時，他那般灰心喪志，憂悶消極的氣象，眼看就像到了苟延殘喘，生活的末路了一般。他本性愛好高尚美麗的事理；然而他只思想自己才能菲薄，沒有達到目標的充足力量。他不憑靠自己的心太勝。當着他

應該發奮勉力的時刻，他好像呆立崖岸之上，頭昏目眩，自覺無法躍過難關。他將自己的軟弱，想的太過其實了。他的事體上一有些不順，他便手忙腳亂，相似遇了天崩地裂的逆境一般。在他所辦的一切一切事上，總是觀前顧後，要將最後的可能關係，逆料到了，才肯入手前進。多次他那虛形假捏的想像，能使他感受非常劇烈的苦痛。他不肯信實別人的這個不規則的生性，也是使他憂憤的一原。有時他但就着外表的一二行跡，妄斷別人遺忘了他的恩德。或有時別人說了一半句本無深意的話；或對待他微微顯示出了冷清的態度，他便能加

以太形迂闊的解釋。甚至拿着當了若何大事，存放在心，延久的不肯過去。若別人無心的得罪了他，他便順着憂憤之情，在他的腦海中宛延曲折的迴轉起來；結果，能至於把那個無辜的人，看作騷害窘迫他的劊子手。也有時候無根由的就憎嫌起一個人來，甚至於視線界內，忍不住觸接那人的形影，耳鼓內受不了那人話聲的波動。到了極甚之時，好像那個人的印像，妖魔般的纏繞住他的靈魂，走的坐的都不離他左右。他這種種明悟內的空洞虛像，若不加小心，不即早退除，能使他患得了神經病。

爲神經質的人，危險性不在覺情方面，全是在欲志方面。這等人普通說是有節制，是能自行檢點的，屢次也是神清志潔的。他們若能受到什麼禍惡，種因的多半是欲志。因爲他們的欲志屢次淪陷於萎靡不振的境地；若當這些昏暗的時季，不加工小心，謹慎提防，就在道德方面也能大受虧損。倘若他們明白了自己所經的喪氣愁悶的時期，不過是從精神耗困的緣故來的，他們的禍根便能就此消去了一大部分。當他們自覺心志頹敗的時節，要安心忍耐，平心等待着興志復振的將來，幾時他們沈沒於愁悶的空氣中，切忌的一件就是固執。

的毛病；此時間要喜歡聽受朋友們的善勸，并要勉力着發起樂觀的思想；要決信堅望，不久就要剝雲見日，還要享受風光明媚的期節。

◎膽汁質

膽汁質也稱爲易怒性，有這一種性氣的人常感覺着要緊動作，要緊消耗氣力的傾向。這等人的身體內好似存有強度電力的蓄電器，常在準備着發洩工作。

血管寬，血潮旺，肉筋強，這是膽汁質的人身體上組織的特點。他們身體內物質的消耗甚烈，靜脈道內湧集的廢質較

多，因此靜脈內部的血素發顯些黑紅色，他們的臉面，也因此多顯淡黃色，有似與膽汁素的色采。這等人的氣質有膽汁性的名稱，多半是發源於此，他們的眉面有些嚴厲的態度。他們勁力上的耗費既大，身體因此常常是乾瘦的形勢。若有些個稍微粗胖的，這並不是因為身體發富，只是因為肉筋伸張的緣故。

膽汁質的人對於感覺性有些不很靈敏，好像有些蠢鈍似的。不像多血質的，受了激動感覺的那樣活潑，也不像神經質的，受了刺激，能夠深入骨芒。因此緣故，別人不輕易的能獲

罪於他。他憂愁煩悶的時候不多，心苦也不很深沈。縱然有了什麼憂苦事，他的苦情總也不很劇烈。他自己既然沒有多嘗過苦痛的實味，所以也不很懂得別人所受苦哀的真象；惻隱可憐人的心自然也無多。在來往上不甚周緻，不很審慎，不多觀顧他人。

論到明悟的程度，如同別等性格的人一樣，不能下一個總括的判斷。然而經驗上却供給我們一種幾乎普遍的事實：就是那些筋肉系在身體的組織內佔較強分位的，明悟好像是沈沒於物質叢中似的，知力屢屢的有些蒙鈍。膽汁質的人

中間可是有些明悟很好的；到底說到敏健出奇的份子，却是很希罕了。不過這等人對於實際上，及屬於經驗上的學識，倒有最容易貫通的能力。他們的講論及著作所有的對象，也多是偏重於那實際上應用的事理。對於純粹理想界的理論，這是他們不肯涉及的。

這等人雖然不能說他們是無人情的，至少外面總不會發顯出熱切親愛的態勢來。他們急躁氣憤之情甚狂，很暴烈，很難壓治。這一種氣性，好像在他們內裏將那柔和慈祥的心情泯滅了一樣。而且若他們不加小心，一味隨着自己愛動

作的急心行事，便能到了過分激烈的地步。屢次他們定了的計劃，死活必要成就；因此若有來阻撓他們的行動的，他們便不觀情，而不顧面的去拚命抵禦。有敢胆大來盤踞在他們要經的中道上的，他們就毫不客氣的用運欺凌壓迫的手段，總要去將那障碍物攻破撞碎。爲此緣故，他們最容易習成了橫暴苛刻，徇私利己的人。

他們好動好作的心理，常常催逼着他們活躍，清靜無爲，無所事事，這與他們的本性是冰炭不相入的。就是沒有應當工作的事項，也不會抽手閒坐，總得找到個可以勞動的客體，

才能安寧。在他們那腦海裏，終日間千謀萬算，一陣要行這個主張，一陣要辦那個事業，蜂擁般的觀念，在他們明悟中此伏彼起，不知幾迴的要輪環過來。而且他們性急的程度竟能如是：規模僅僅的劃定，便要立時着手辦理。他們向往目的地進行的形勢不是從容的步武，却是急速的飛跑。若不幸遇了外境的阻撓，將預計應當得到結局的限期，遲延了幾時，心中便要不禁的急躁起來，一點也忍耐不住。他們不但不會有一今天推到明天一的毛病，倒能夠有危險今天就了結了後一天當辦的事。在他們的生涯或事業上起了什麼風波，他們不但

不害怕而不退縮，反敢挺身直起，本着大無畏的精神，去前向仇敵挑戰；並且奮勇爭執，心意要將對方打個落花流水，一蹶不振爲止。若有人敢前來冒犯反對他們，他們那能承受得了？一時必要怒氣冲天，不知該暴動到什麼程度，若能將對手打倒，自然不勝的慶幸。若受了對方的挫折，必然懷恨在心，除非得了報復，則是滿腔的氣憤永久不會消散了的。

膽汁性的人，若能治服自己，會善用自己本性內愛動愛作的趨向，便能成爲很有價值的人。他們要與辦什麼？總是有始有終，必能做到頭，總能得成功。因爲他們的工作常是竭盡

心力的，恒心一致的。而且他們行事的方式很敏健，善於隨機應變，通融周轉，又有籠絡別人的手腕，不致惹起別人的衝突反對來。到底若不勉力壓伏本性的偏向，不會把持自己，那就相似一輛機車，內中容着高熱度的蒸氣，又按着最大的速率馳進；而使機者沒有穩健的技術，缺少準當的主張；他這樣任着機車走動，當然危險至極，免不了要遇着什麼凶慘的禍患。他們若沒有自治的充足能力，自然是常常苟順着本性的支配而行事。於時偏情的狂旺作了他們生活的指導，所以就能有了這種種的毛病：橫行霸道，任性妄為，冒昧從事，趾高氣揚，

冷靜待人，貪高位，攬權勢，甚且能到了苛刻暴虐的境地。在他們面前，人人都得泥首下心，屈服至地。事事必得滿他們的心意；件件必得順他們的偏好；衆人都得這樣應付他們；他們以爲這是天下惟一的合理公律。

你若是這等氣質的，你若有改正自己生性缺點的誠意，首先當勉力的，是演習着會把持你自己，會壓伏住自己的急躁偏向。願意做什麼事以前，常要勉力箝制自己一陣，深思酌量一番。心中猛然起的意願，總不可立刻遵從；常要故意的停頓一時，斟酌了以後再作道理。該當躲避的弊端是；總不可以

輕視他人，壓制他人，侵凌他人，若你是負有權位的，則更該躲避那冷情待人的態度；該當小心，不可以過餘的伏制屬下，致於教你的屬下對於你的權勢，懷有壓重難堪，不克擔負的感覺。

④ 粘液質

粘液質的人，按身體的組織，是血汁系較弱，粘汁或明汁系較強。普通說來，這等人的身軀較爲的粗重，面頰較爲的豐滿，鼻形有一些平扁寬大。就外表看去，好像是一些庸碌無能，軟弱無爲的人。實際上呢，却不真正的是一班貪懶好閒，無志

無剛，無精無力的；往往的還是些出類拔萃，很不平庸的份子。粘液質的人，面色發顯蒼白，鬚髮不很豐盛，筋肉不甚發旺，舉動遲慢，行動蠕緩，心情不容易受激動，感覺性不很深刻，也不很激烈。受到凌辱，既不深入膏肓，所以也留不下銘刻的印象。別人待他禮盡親熱，他也不很感激；待他禮貌不周，他也不甚注意，不大關心。他的明悟開豁，看事透澈，審斷什麼事理，很有主見。想像不甚活潑，說話正直，言語明切，判斷合情理，論調有筋骨。叙述什麼，總不會鋪張粉飾。讀書學藝，最用工夫。事總要澈底深究。心地甚好，外面可有些冷氣象。遇着該爲

人劬勞的時候，慷慨大方，認真的施助；到底他心中的好情意，不輕易的全部發露出來。

粘液性的人，所有的特點，是喜歡勞動；到底他是緩慢平安樣子的勞動。他一點也不如同膽汁質的那個樣子，好像一道急流的河川，多次能發生的利益不大，能造作的災殃倒很不小。他的行事步驟，是相似一道平坦而緩流的江河，他的騷害無多，却能成爲造福造利的因素。胆汁質的人，欲志上多半缺少充足的力量，不能自束自約。粘液質的在這一種能力上，好像是綽綽有餘的。這等人行事明智，穩捷，樣樣事件，預先總

要前思後想，酌量到底，纔去着手辦理。遇見什麼阻擋，并不去迎面直接的攻克，總是間接的樣子，設上法子要將那阻碍周轉過去。但是屢屢的因為轉灣太大，敷衍太久，不免有將合適機會貽誤過去的時候，又因為他輕易的不肯與辦什麼，又加上行事非常的遲慢，所以他能成就的工業，也實在是無多。他若是要完修自己的性格，所當專務的，與別樣性格的人一樣，也是該當勉力着主制自己。但是在這一點上他該定的方針，與膽汁質的正是反面的趨勢。膽汁質的該專務的，是要約制自己愛作愛動的嗜好。粘液質的反該專務着催促自己動作，

激勵自己動作。他要緊喚醒來自己那沈於睡眠境界的精神能力，學會了利用他爲成就什麼事業。

若粘液質的人，專務着修德改過，他對於壓伏私慾偏情上，比較別樣性情的人，較爲容易。但是論到積極方面：就是爲能盡到道德界的一切職責，爲能在自己本分上供獻出當服的勞苦，則比別等性質的人，較覺爲難。按這樣子較量起來，爲改過遷善，粘液質的人所感覺的困難，與別等性質的人，也不見得輕了多少。

在粘液質的人中，那一班優等階級的，在他們所做的事

上，有恒心而有忍耐，是萃精矢志的工作；此外又加上他們本性就措事明智，謹小慎微，所以他們成就的功効，自然也能宏大。

中等級第的，他們行事的路徑常常是觀前顧後，慎重明智的。到底因為他們欲志之力不甚強大，所以一生平庸無奇，無所建樹，祇是過度着他那無多缺失的生活。

至於那下等階級的，則真是一班懶惰懈怠，萎靡不振，毫無志意的人。一生之間好像常在睡眠境地，毫無進取振作的精神。一切提拔，激勵，鼓吹的動力，都不能在他身上生發效率。

以上講論的這四樣氣質，如我們前面所說，都是按絕對的形式，抽象的態度描畫的。恐怕在世界上找不出一個人來，能說他純粹的具有那四樣中的一樣，因為在實際上，每人的單獨性格都是極其複雜的。普通立說，那四樣模形性質，沒有一樣將他的各個特點，完全實現於一個人身上。各等性質的特色，平常是攙雜混合的。故此若以人們的具體性格去與那四種規模性格比照的時候，至多能說，這個人的性子與這一種較為相似，那個人的性子與那一種較為相似。多咱也不能

說，某人的具體性質與某種模形性質，完全適合，關節相對，這是從來沒有的。

再說，在紙張上描寫的性格是枯死的，是固定不動的。而在實際上，人們的性情是活躍的，是變復無常的。一個人，你早晨看他，好像是粘液質的；到了晚晌，他若遇了什麼緊急事項，看他那般忙碌活動，匆匆急急的氣象，或許就較似胆汁質了。他今天幽憂愁悶，發顯着神經質的形勢；明天或許能像多血質的一般，歡欣躍踴，喜樂非常可見，實際上願意察明一人的性情，果屬那一範疇，確不是十分簡單的事。萬不可但就他人

一時的形勢，妄加武斷。要緊總觀他平素生活的狀態，才能多少揣度得了真象。

若我們願意將自己的性氣修練完美，便該從那四種模形氣質上，各取其長，各擇其美。勉力效法那多血質的，常常喜氣和藹，活潑爽快；效法那神經質的，心情要細緻深切，又要有主意，有欲力；效法那膽汁質的，辦事要有心火，有精神，有堅忍，有恆心；效法那粘液質的，要謹慎明智，在心機內要有次序，要有約束自己的能力。若我們照着這些目標恆心致志的用工，勉力將那各種善長，照貓畫虎的彫刻在自己心靈上，自然就

要漸漸的習成了一種完美的性格。

第六章 論陶冶性氣

按着孟戴尼及魯梭 (Rousseau) 的意見，陶冶秉性不但沒有益處，而且還是不合情理的事呢。孟氏立說：「我們若常順從本性的驅使，便沒有差錯的危險。第一條當守的誠命，就是勉力的符順本性的偏向。我不可以效法蘇格拉德 (Socrates) 要以理智改變生性。」魯氏的論調是：「凡屬大造按排來的都是完好的，一加上了人的修改，就弄壞了。」

這幾個哲學家的立論，與歷來經驗上所供給的實事，確

相背謬。對於這一件，名人布呂言拉的評判，看着是較合實情的。他說：「孩子們自來就驕傲，就嫉妬，就容易忿怒，就好輕看他人，愛新奇，自私自利，輕跳浮躁，懶惰，膽怯，沒節制，容易撒謊，容易顯示外面的假模樣，太嬌嫩，小小的苦也受不了；但是他們自己却很喜歡囉唆別人，給別人加苦惱。總說一句，孩童們的心腸，基本上已與成年人相像了。」

人若不專務着陶鍊秉性，一味任性生活，他的各等天賦能力，則是紊亂無序，四分五裂的，甚至還是互相衝突的。欲志就沒有籠絡駕馭的權力，也就不能指導他們向着倫理道德

的方面發育進展了。

有意成就品格，增加自己的身價的，除非矢志的礪修稟性不可。田園不修耕，必然野草叢生。牛馬不馴練，自然不能適於使用。人若常順着本性內東撞西衝的種種萌動生活，不但提不到增加自己身分價值的問題，而且正是作着使自己身價日見低減的事，是要教自己成爲社會內的純粹廢物。自此可見，不專務自修，是爲人在世的大缺欠，不特對於自身有過，而且在天主台前，在社會名下，也是一樣的有過的。

究竟人的生性能否改良更善？對於這個問題，請聽聖方

濟各撒肋爵的講說：

「有法子可將苦仁杏樹，變爲甘仁的，就是在苦仁樹根上，刺一個小孔，使樹內的苦汁流出，便要變成了甘仁的杏樹。那麼爲何人就不能，使生來的惡偏向流去，使性情變甘變好呢？」

「無論如何美好的性情，若因着不良的習慣能漸漸的變壞，怎麼生來的劣等性質，因着天主聖寵的相幫，並因着本人自己的勉力，就不能改良變善呢？」

雖說如此，淑修性質能得的成績，却是有限分的。人不可

以妄想，能把自己的生性澈底的改除了。可是運用相當的方
法，的確能將稟性逐漸的變好，能將種種已有的惡習除去，能
將自來秉有的優長演練強大，且能修得等等原來沒有的德
行善長。然而任你如何勉力，尤其是在年歲已長的時候，你那
生性具有的特徵，以及你那自幼習成的慣態，他們的根蒂踪
跡，終究也滅絕不了。就此可以明白，自修自練的工程所有的
宗旨，並不是要將自己的內部完全的更換，澈底的去舊更新；
不過是要勉力着將自己的稟性，逐次的修飾完備就是了。

如今我們要開始講論，爲完修性格，當實踐的三樣切要

條件：頭一要點，是未從進行以前，先要考查自己，看看本身內，有什麼天賦的優長，可以培養的，使他們漸漸發育，有什麼當克勝的阻礙，有什麼當剪除的缺點。以後便當按自己的光景，定準當趨向的目標，規定當步武的方案，務要將自己的全副精神用出，爲按這個軌道進行。末後還該注意，在這個歷程上，爲使勇力堅壯，能維持到底的，該用什麼相當的方法。

● 認識自己

在淑修性質的工程上，未從開端之前，先要考察自己，爲能認識自己。我們自己便是我們該修琢的質料，又是爲工作

當使用的器具。爲這兩方面的緣故，詳知自己內部的本來情形，是絕對要緊的。琢磨花崗石，與捏弄泥塊的易難性，必然不同。製造鐵器，與修刻木具，彼此中間的分別，自然很大。而且在工作上，有否使用器具的藝術，這還是一個重要問題。手術拙笨的，不但不能夠得了好成效，反倒很有將器具損壞的危險。要知道我們在自修上，當就怎麼樣的路程進行，全該按我們每人的特殊光景規劃。那麼若不事前清明的認識自己，焉能規劃出來，爲自己相宜的路程呢？

然而，勉力清認自己，這正是人們普通不很注重，不肯專

務的。那反躬自省，從事於究察自己，爲認識自己的人，何其的稀少？古賢哲蘇格拉德曾說：「誰願意成爲明智人，該當專務的認識自己。」實情說來，人們最大的禍病，就是不認識自己。因爲，人若不認識自己，也就不思想着修理自己，即便勉力修理自己，既無準定的方針，也是徒勞無益，得不了很大的成績。

再說，人們的常性，還不喜歡察考自己呢。因此原故，我們更該在這一件上，多加注意。多半的人，因爲世務繁雜，終日忙忙碌碌，心輕易的不在自家腔內，又因沒有強大的欲力，可以逼迫自己，將各等佔心的雜念推開，所以總不能平心靜氣思

念自己。其次，反心自省這一種動作，從根本上就是人所煩惡的。原來我們明悟的注意力，宛如我們的眼目一樣，是向外按置的；他的合性行爲是觀看外物。若逼着他倒回來注意自己內部，這既不是他順性的行動，當然不能使他樂意。那些習於反躬自省，慣於深思默會的，是因他們具有充足欲力，才能服下了這番辛苦。人不喜歡省察自己，還別有一原因呢，是因爲人怕看見自己內部的毛病缺點，怕看見自己心靈淒慘可憐的底蘊，不免要感掃興悲觀，所以常故意躲避，那還肯瞠目正視，深察細省自己呢？

既然按本性的偏向，我們不喜愛考查自己，就得使用欲志之力，勉強自己行這個工夫。爲認識自己，最有效力的方法是省察工夫，及朋友的勸告。省察工夫，爲修理自己，是不可缺少的條目。因此原故，一總的道德家與神修家，沒有不特別注意這一件的。各修會的創首會祖，爲指引本會士戰勝本性，取得掌執自己的全權，漸漸走到天主台前，在會綱上都規定了守靜默的條律。原來守靜默的用意，自來就有使靈魂的各等機能，發生自反自省的動作。那時記含要推查自己過去的行為，是否合規，明悟要思量自己在日後的言行上，該躲避什麼。

缺處，并預定自己能行什麼克己的事工。欲志同時也要拿堅決注意，要如何在自修自練的途程上，加工勉力。

爲使省察工夫得獲美滿效果，該當把自己的省察經過稟報與神師，就正與神師，請神師在自己省察的形樣上發表意見。這種手續是各修會內通常的規例。人將自己的視線，反折回來究察己身，因着太形迫近的緣故，免不了有所錯悞。所以要緊有個別的人，自遠的將我們審查一番，才能曉明了真象。本人在自身上看不明的弊病，屢次別人倒看的很清楚。這其中的別一原因，是人的自愛之心太勝，這個偏情，能將人的

眼目迷蔽，致於教他不覺已過。爲此，矢志於修德的人，常肯約會幾位莫逆神交，彼此指告彼此的毛病過失，爲能因此免了一些不自知覺的缺欠。

這些方法，在修會內發生的神效，是莫可擬量的。就是在世俗場中生活的人，只要畧有志氣，肯恒心運用這等法道，照樣也能大收美果。平常教友若不能全按修會的樣式行事，至少在每日早晚念經祈禱後，可以做幾分鐘的默思兼省察工夫。靠着天主真光的相幫，庶幾也可以認明自己，藉此可以修德前進。有時或可問詢朋友們，爲知道別人對於你的生活作

何評論。怕的是因爲自己的眼目蒙昧，致於有種種毛病爲別人雖然彰明昭著，却是你本人想也想不到的。

認真作省察的工夫，又不怕討問別人對於自己懷有何種意見；這樣子作來不久就能認明自己的真象。吾主耶穌說：「找，就能找見。」你只要誠心專務着，找尋你自己的本來面目，終究必能找得出來。你既認得了自己性體的種類，知道自己生性上有什麼可幸喜之點，可害怕之處，有什麼可取的優長，有什麼可去的弊病，便可以規定出來，爲勉力前進該當依順的程序。

● 進行的程序

認識自己這一件供給你的第一好處，是能相幫你可以給自己規定出來當遵的步驟，當順的程序，爲能妥善進行。這是事前必當有的端緒。若沒有準確的目標，及劃定的歷程，作指導你扶持你的規範，那麼你就是耍盲昧的進行了。盲昧的進行，沒有一定的方針，這可是危險最大，害處最多的。至微少也是徒勞無益，妄費筋力，并妄用天主聖寵協助之工。

你若有了生活的準定規矩，這個規矩，要常鼓動你的心火，提撕你的志氣，逼着你順途前進。如此作下，你的勉力斷斷

不是捕風捉影，你的時光不能空度，你的生活不能荒廢，你神靈的魄力不要虛耗了。

你按你自己的光景，定出來當遵循的程序之後，便要去就正與你的神師；不然，怕你自己定出的規矩或太嚴緊，或太鬆寬。若太嚴緊，怕你的力量不能担負，支持不住，結果半途而廢，毫不濟事。若太鬆寬，便與你的急要不甚應符，那麼有規等於無規，究竟無多成效。爲免了過餘不及的弊病，所以該討問神師的主意，領他的指導。

對於這類的生活規程，第一件該劃定的，是每日行事的

秩序。第二件，是該擇定了當攻克的毛病，或當實修的德行。

先該將你本分內的各等事務，樣樣都指定出準確的時
間來，樣樣都規定出前後的次序來。因為若無一定的主意，一
陣行此，一陣作彼，姑無論其他不利，只只的這個猶豫不定的
行事方案，就為欲志有大害處。為這一件，第一要緊規定的，是
早起晚睡的鐘點，然後要將日間當行的神工，當盡的本分，當
休息當散心的時候，布置成了相當的秩序表，作為你生活的
常規。若你的事項是全由你自己安排，便常要設法先料理那
些較為急緊，及較為不如意作的事。要常按着這個原則行事。

就是，今日能行的，總別推到明日。常強迫自己按這個樣子行事，便能堅壯你的志氣。常按着規定的樣式生活度日，則在性質上常常受着練習，常常受着陶化之工；如此，則不知不覺之間，就能修得良好習慣，改除了不好的偏向，這件事因為有大關係，所以多咱你去請位專務神修的人給你講避靜，他為你要規定的第一條件，就是給你規定避靜神工的每日秩序表。

度日有次第，盡本分有程序，只這一件就有陶練性格的作用。若此外且每日拿主意，勉力攻克自身的毛病，性格藉此便更能習修完美了。

先要察考你自己，由身體組織一面有什麼毛病，比如有否貪好覺情之樂，貪饕，酒癖等毛病。察考自己由心靈一面有什麼毛病，比如你是否是轉換不定，無所主張，輕躁，草率，驕傲，嫉妬，忿怒，沒有忍耐，愛圖私利，膽怯無勇的等等。然後再察考你本性上有什麼優長，可以相幫他們發展；或有什麼優長，為你最要緊演習，比方良心不屈不爽的正直性，有把持自己的能力，有主意，有恒心，溫良和順的待人，心地慈善，舉止如儀，行事老成質樸等等。格外要緊的是查明你爲首的毛病。什麼是爲首的毛病呢？這是素常最肯拉扯你犯過錯失，或有時且至

拉扯你陷於大失大過的那個毛病。將這一件察覺之後，便要聚精會神的攻克。一幷要專務着習修反對這個毛病的德行；如此行去，便能將他漸漸克除。

但該注意拿主意不可太形繁多。不然，欲志不知該向何方施力，祇是四面八方的亂轉，自然得不了多少功效。改毛病的正當方法，是一個一個以後的改。師主篇上說：「若你每年只能改掉一個毛病，不久你就成了完全的人。」若定準方針，專心致志的攻克一樣毛病，此時你心靈內的精神，全副的集向這一方，則奮鬪之力自然甚強，因此能得的成效自然也

較大。欲志力集中的辦法，姑無論其他利益，祇因恒心不輟，矢志標準着一點進行，性格上就因此常在潛移默化的工作下，不知不覺的就要發生出良好的變動來。

◎維持志力

劃定了進行的歷程，這已算在修心上走了一大步。到底在正式路程上當發的力氣，他的限分還很大哩。水師把路程圖畫定之後，並不以為了事，不就在海口上高枕而安眠去。該工作的時刻就此才正起首呢。他此時是要把衆水手們喚到，使機器全部的活動起來，拔錨起碇，前去與狂風怒浪作激劇

的戰爭。你將你修進的程規劃定之後，也要把你所有的一切勁力攏集起來，將你的全副精神鼓舞活潑，前往承辦這件自礪自修的重大任務去。你該知道，在這一項事工上，爲能起始既已要緊有大勇敢，爲能繼續，則更要緊勇敢了。因爲遵守着恒一的規矩生活，日久天長是不容易維持的。爲着這個，必須時時壓伏自己。人的性情本來就愛變換，最討厭的是老調慣套。此外人的週身環境都是變復無常，紊亂繁雜的。在常轉動的外物界下，愿意常常保持平衡，這固然是非常困難的了。再說，爲修得一種優長，必須無次數的作過了歸於那樣優長的

行爲才能成功。然而爲能恒久做到這類無次數的行爲，可得有個堅決的志向哪。總而言之，爲修練性格上的優長，如同爲修德行一樣，總得恒心勉力方能有所功效。

對於這一件，我們也可以引用吾主耶穌的這句話說：「爲得天國，該當發力。惟獨使決心的人才能奪取天國。」這天國不但是指着天上的國，并且也是指着人心內的國說的。吾主耶穌又說：「天國就在你們內裏。」這話的命意，好像是告述我們說：你們若竭盡心力克服自己，勉力把持着自己內裏的主權，你們因此不祇要佔得心內之國，而且因此還能得

獲天上之國哩。

勉力相反自己越往後，就越不覺爲難。因爲欲志的力量越演習，就越強固，做壓制自己的行爲，也就越覺容易了。這原是勉力自修的天然賞報。然而在修練的工程上，無論達到了什麼地步，總可不以停歇止步，結束勉進。不然之間，立刻就要往後退，往下跌，這是毫無疑的。禽鳥在空間飛翔之際，一時停止了擺盪翹膀的動作，立時就向下沈降，不能保持住一樣的高度。多少人因着一時的疏忽懈怠，竟能把經年歷月勞苦得來的良效，霎時之間失落淨盡。爲此原故，發奮勉力的工用是

一生之間不能時或停罷的。

總說一句，誰願意在自修上達到最高的程度，第一個當行的條目，是專務着認識自己。認明了自己以後，便該按自己的光景規定當取的步驟。然而自修事業的重心關頭，却是在路途中央。能恒心保持毅勇之力，不令主意滅殺，這才是正式工作哪。爲能耐久維持欲志之力，當用以下三樣方法：就是專務內修，神師的指導鼓勵，及熱心祈禱。

拉高戴說：「收斂心神與主默談神交，這是力氣中最大

的力氣。」這幾句話把專務內修的真正價值，恰當的發表出來了。你去察看那些專務內修者的生活，看他們那般恪守規誠，竭誠盡職的形勢，狠可以裁度他們精神之力的高强。就此可以明白，專務內修，屢次返入自己心腔內深思熟想，自省自審這一種工夫，能將欲志之力演到狠强的限度。

許多人因為有物質界的事項，不能作長期的內修工夫。然而，他們若至少能每天早晚兩次，經着狠短的時間，勉力收斂心神，徹實默會一番切己的事理，也能得獲狠大的益處。但是要緊的是有恒心，就是若沒有十二分的重大原因，一切其

他藉故都不可以容讓，總要強逼自己將這些神工滿全，萬不可輕易耽悞。修士們按會規每日早晚應行長期的神工；這其中的用意無非就是，爲教他們能深切的反省自審，深切的思量神靈的重要問題。在世俗場中生活的人，因爲事務繁雜，終日忙忙碌碌，收心斂神比較爲難的多。到底至微少他們每日早晨，也該勉力的默想一刻鐘，到了晚晌該勉力省查五分鐘。盼望一班有心志的人，至少將這點最低限分的神工，爲自己定成一生不能苟缺的本分，庶幾他們能在自修上有所進步。當着收斂心神的時候，所當從事的，是勉力思慮高超的

事理，勉力激發向德向善的心情，決定堅固確切的志向。這等等心靈內部的行動，狠能增加人前進的毅力。

爲着高尚意念一面，比如可以如此推想：我的生命是尊貴體面的寶藏；我若將這寶藏妄用損壞，這是不合情理，醜陋至極的事。一經將他耗蕩損壞之後，便是給自己造下無法補救的禍患。我固然不能爲非作歹，犯罪作惡。却也不能無所事事的虛度光陰。我應當使我的生命滿結佳美果實，應當爲天主的光榮，爲我自己神形的益處，爲社會的福利，竭力的工作。然而若我畏難苟安，貪惰好閒，或且不勉力壓伏自己，一味順

從私慾偏情的驅使，或者不肯毅然決然的斷絕犯罪的危險，那就要將我現世的生命損壞，而且要將我永世的生活損壞呢。我若不趁早修治自己，不肯多加勉力，我便要成爲社會中的無用子民，人群內的寄生物。我既愿意行好爲善，過度豐滿的生活，我便得興奮振作，我得多多勉力。這樣推想之後，高尚的志愿自然要勃發興起。到底按聖女德助撒的話，這些宏愷意願，高尚思想不必定常能踐諸實行；然而心靈內如此作動，總是往前邁進的行踪。毛翼不豐滿的禽鳥，雖然不能立時翱翔雲霄，到底每次他勉力鼓動翅膀，總能躍入了空際，一時能

够脫離地皮。

明悟清白的看透了一個優美原則，這是促人實行的最強動力。因為明悟是欲志的指導；明悟向欲志通告什麼為美，什麼為好，欲志便被激動，有了實行實踐的氣力。多發善情，多發好意願，則漸漸能點起欲志的火，使他決定勉進的堅固主意。名人奧來拉布倫（Ole-Ladune）格外注重發善情，發好意願的關係。他勸勉幼年人們，每日早晨要經一些時間，做操練欲志的工夫；向自己說：「我愿意，我決定原意。」這樣再三再四的激動欲志的彈簧力，一直至到覺着有所把握，有了

作主自己的能力，覺着日間遇着什麼阻礙，不至於退縮轉意才止。我們要緊每日這樣的自斲自勵，這是因為我們每日的大過小錯常拉扯我們的欲志，向柔弱一面降落。故此，要緊每日復修精神。原來，我們毛病之內最凶險的，莫過於灰心喪志。聖方濟各撒肋爵說：「幾時我們失腳跌倒，該當立刻復振精神。祇可在天主台前，深深的自卑自謙，承認自己的可憐，絲毫不可詫怪自己的錯失。因為我們這些本來柔弱的人發顯柔弱，本來無力的發顯無力，本來可憐的發顯可憐，這其中不見什麼奇異。」

爲專務內修，自己會發善情，自己會鼓舞自己，自己會定志向；這自然最好最妙。因爲由自己內裡發生的土產爲自己本身，較爲相宜切合，爲激動欲志也較有力氣。然而人能這樣自立自足的，實在稀少。爲此，我們常要緊尋找自外來的鼓吹力，領別人的勸導，多看聖書等等，爲相幫我們容易起好意思，定好志向。

師主篇上說：「我幾時同人會談以後，到晚自察良心，總覺着我有些不如從前。」這話本有他的實處。普通說來，與人

閒談會話，多是無益有害的。然而有一種談話，却能爲人有大益處。請你回想你的昔日：不是曾有一時，你沉沒於愁悶憂幽境地，明悟昏迷，看不清當取當去的方針，猶豫莫決，不知所從，心灰志喪，毫無主意。不是當這時季，天主上智的安排，使你遇着一位好心的人；只因他待你溫良和善，便將你一腹的憂團，全備消散，使你心安神怡了嗎？不是他的親善言語，使你撥雲見日，使你又得看見光明，堅壯了你的心志，不是他慈良的心中存蓄的熱氣，傳通到你的心胸之內，堅固了你的欲志了嗎？使你恢復了勇敢，歡欣踴躍的去善盡己職，甘心犧牲自己嗎？

人靈魂的情勢不論好歹，都能傳通到別人的靈魂內。不好的心神傳染廣播之性非常的大。聖善慷慨，宏量志大的心靈也。很有使別人同化的能力。爲這個原故，走德行道路的，尤其是在初首的時候，該當擇選一位知心密友，作自己的神師。爲的是當你猶豫不決，不知取舍從違之際，能討問他的主意，聽他的指導，在神力頹萎，敗興失望之際，可去投奔他，藉以振復精神，恢原志氣。然而對於這一件，有聖經供給我們的勸語說：「你當在千人之中作選擇。」聖方濟各撒肋爵却又加一句說：「我且向你說，你當在萬人之中作選擇。」這幾句咐囑的話是

告訴我們，在這一節上要緊慎重，該設法擇選老成練達，明智莊重，和氣親善的人，庶幾他可以將你領入正道，能壯你的心志，能取得你的依恃之情，因而在你神靈之上，真能施展感化的能力。你去同他會談的宗旨，不可以爲的是，他能解放你該當勉力前進的心，寬容你能依順本性的偏向，該當存着惟一的進取志愿；是希望他能扶持你的柔弱，提高你的性志，相幫你割斷一切箝制你不便前進的阻礙。

別人的提撕激勵有非常大的益處，很有促人恒心修德，勇敢前進之力。可惜實際上有這種會指引人靈技術的，很是

不多。就是遇到了這樣值貴的人，也不能無次數的去接近他。橫豎這一件事是不能做爲通常日用的。爲補這個缺空，看經書也大能濟用。聖書上的話因爲是死板的，不如耳提面命，口講指畫的那樣有神氣，那樣的活潑，因而那樣的容易將意見通傳與人，那樣的容易激動人心。然而在聖書內，詞句的死灰之下，仍還藏着那些心高志尙的偉人所遺留的火星，也足夠了爲將讀者的心火點起來。

聖書可以分爲兩種：就是道理書，及聖人行實。道理書是按抽象的的樣式，講論神修的事理。聖人行實是表彰神修的

具體榜樣。這第二種比較更有牽引鼓動人心的力量。請你要擇選幾本合你境地的聖書；至少每天早晚，要勉力念誦幾張。你若遵照這個方案實行，我敢保你進修的善志，終究也不能減落了。

各等增加人魄力的原因中，最重要最當先的，自然是天主的相幫。天主常在我們跟前，而且常存於我們心中；他常預備着扶助我們。如果你懇切依靠的祈求天主，你不久就要經覺出來，前去投奔天主總沒有空手退回的道理。每次虔誠祈

禱，神目必然較加清醒，心火必然較加炎炙，志意必然較加堅強；這是決定無疑的。祈求爲支持進修的精神，有不可擬量的勁力。昔日費內隆（Fénelon）教導自己的徒弟布高尼公爵（Le duc de Bourgogne）致於教他在性格上發生了顯著的變更。山西滿（Saint-Simon）論這位公爵批評的說：「這真是一件奇異事：聖寵在那麼短促的時間內，竟將他澈底改變，真是前後出入如二人，將他向日那種種可怕的毛病，全然除掉，修練成了正相反對的德行。」聖教會內指引人神修的諸先進們，沒有沒經覺出來，幼年人們因着行熱心工課，在克

復壓制自己上，取到了何等快意的勝利。那一個專務神修的，沒有經驗過這個事實？就是多咱加工祈禱，多咱德行就隨着增長，多咱在祈禱上疏忽冷淡，多咱靈魂的內情就立時錯亂，神力就立時不振，勁力就大見衰落。

行祈禱的工夫，祇就本性的理說，也是加心力的妙法。因為人在祈禱之間，作着鼓動靈魂能力的行爲，發行善避惡的意志；這樣的舉動自來就有增長人心力的工用。更其是因為祈禱能求得天主的寵祐；寵祐則是與人的靈魂內付上超性界的力量。

既然如此，我們每人都熱心恒常的行祈禱吧！我們該有堅如金石的依靠心，切信天主必然允我們的所求。只要你有虔誠的依靠心，不久你定要經驗出祈禱的靈效來。吾主耶穌親口許與我們說：「你們求，就能得。」

結論

讀者將這本書念完以後，若淡然漠然的將書合住，并不決定修練自己心靈，陶冶自己性質的志向，這便令著書者大失所望。

人的品位高貴至極，萬不可以將他輕棄輕廢，貽誤耗蕩

了。人的宗向超越卓絕；若不勉力達到，則是莫能言喻的缺失。爲人在世，萬不可以任性所嗜的生活。不然，將自己的性質因此損壞，患上了莫治之疾，可是爲自己造下終身之禍，保不定還是造下了永世之禍呢。將自己修練的品格方正，有掌執自己的能力，則可爲社會造幸福。若輕忽自修的工夫，性質上弊病充塞，便要成爲擾亂社會的份子，禍害人類的蠹虫。

然而原是性質，造作有所可取的生活。性質不完好，則不能有可觀的生活。生活豐滿發育的問題，全關係於性質的完美程度。

到底完美的性質，斷斷不是整個的天然工程，確是以勉力得到的人爲造作。人生身之初，心靈的境地好似一片荒田，向善向惡的傾向一律的比競叢生。必須加以修耕之工，將惡的傾向拔除，使好的傾向多有發展餘地，或且栽植種種的好偏向，這才能造成了完美的性質哪。

修練性質的事項，究竟是誰的責任呢？擔任教育的職員們，自然當在這一件上工作。但是善於施行德育栽培的工夫的，實是不多。又加上在別人訓練的範圍下的，不過是人間的小小部分。且說教練員的工作祇能間接的指導勸戒鼓勵激

動，却不能直接的在別人的心靈上動作。

所以每人對於修練自己的性質上，担负着至重要的責任。他是這個工程的正中主動，別人祇可以幫助。若正中主動人在他的職務上，不遺餘力的工作，則成功自有希望。若本人不肯出力，幫助者也都是妄費辛苦，無人可以補上了他的缺。本書編輯的宗向，是為指導一班有意專務自修的，在進行上當遵的途徑。他們從這本書內，定已明確了以下這兩樣原則：

第一是，人生來的性質無論如何，總不能成為灰心的原

因，也不可以自尤自怨。祇該查考自己性情之上，有什麼長處，有什麼短處。察出來什麼長處，便要設法利用，從中取益。反正謾怨是毫不濟事的。至明智的辦法，是勉力善用自己生來受下了的器具。

第二是，我們的本性無論是何質地，總是相似在工匠手裏的一塊軟泥。無論那一種優長，是良心正直，是欲志堅強，是心地慈良，是體格莊雅，祇要恒心耐久的工作，認真出力的工作，纔能修練得到，演習成功。

愛德格爾紀內 (Edgar Quinet) 說：「每人該在自身

內充任彫刻匠。自己從天生來受下了什麼質料，是大理石，或是礮土塊，都該按着本質料的性質，勉力下磨琢的工夫，務要從滿帶着粗礪偏向的形狀內，更雙成一位明公正當，官冕堂皇的君子才是。」

聖教會的定論：凡願意將來上升天庭的，必得下到自修的辛苦。——因為組織天庭的活石，先得被工匠琢磨光滑平正，才得被裝置於尊榮的分地之上。」

J. GUIBERT, S. S.
SUPÉRIEUR DU SÉMINAIRE
De l'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

LE CARACTÈRE

Traduit en Chinois,

PAR LE P. JOSEPH TCH'ANG, C. I. C. M.
Au séminaire central de Tatung, Shansi, 1935.

常守義司鐸譯

於山西大同總修道院

一九三五年

一) 訓練聖體軍 全部三卷 (246—258—235頁)

每部 —— 一元

每十部 —— 八元

二) 利用已過的技術 (308)

L'ART D'UTILISER SES FAUTES... J. TISSOT

每冊 —— 四角

每十冊 —— 三元

出售處：天津法租界普愛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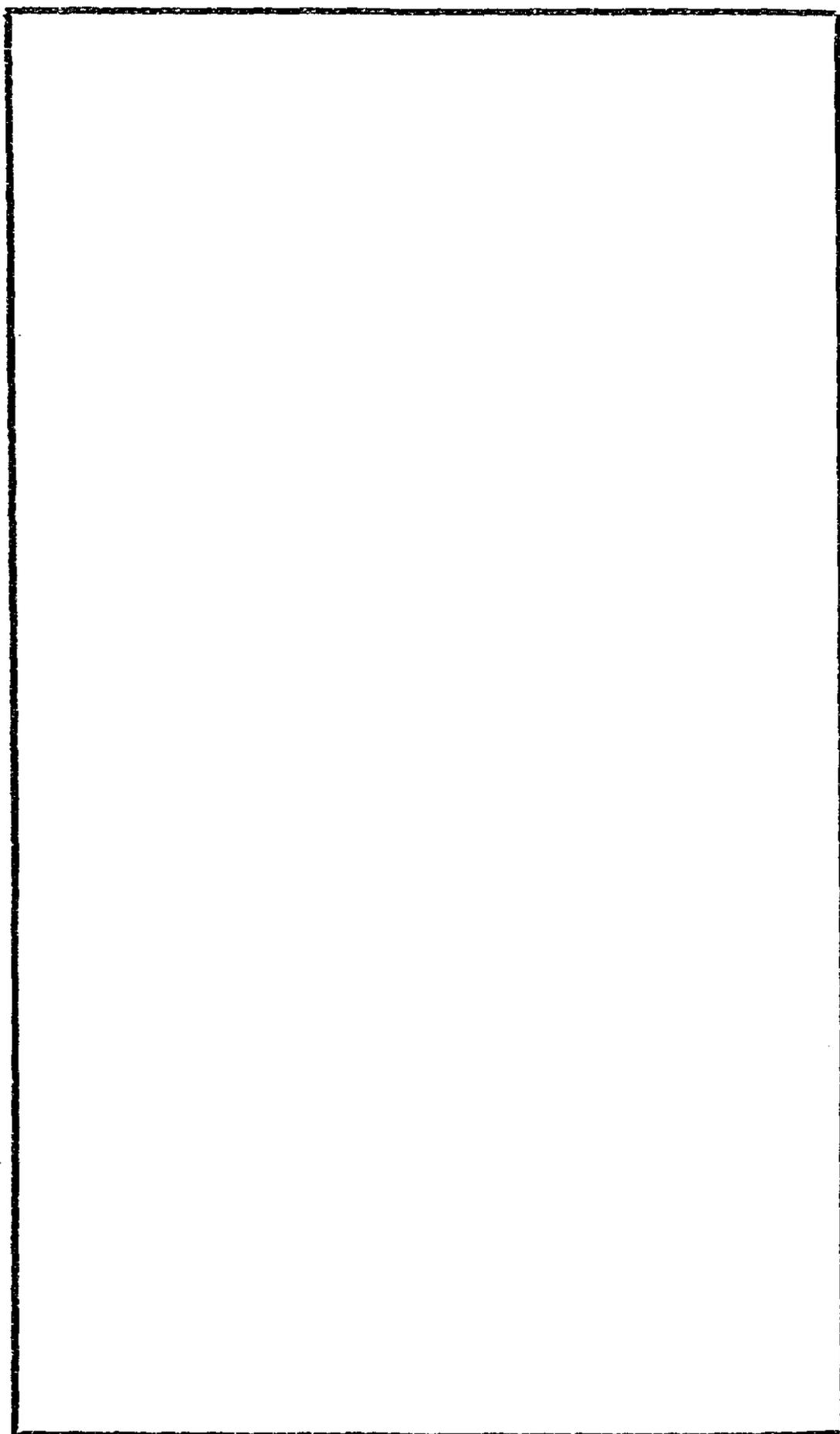
淑修性氣 (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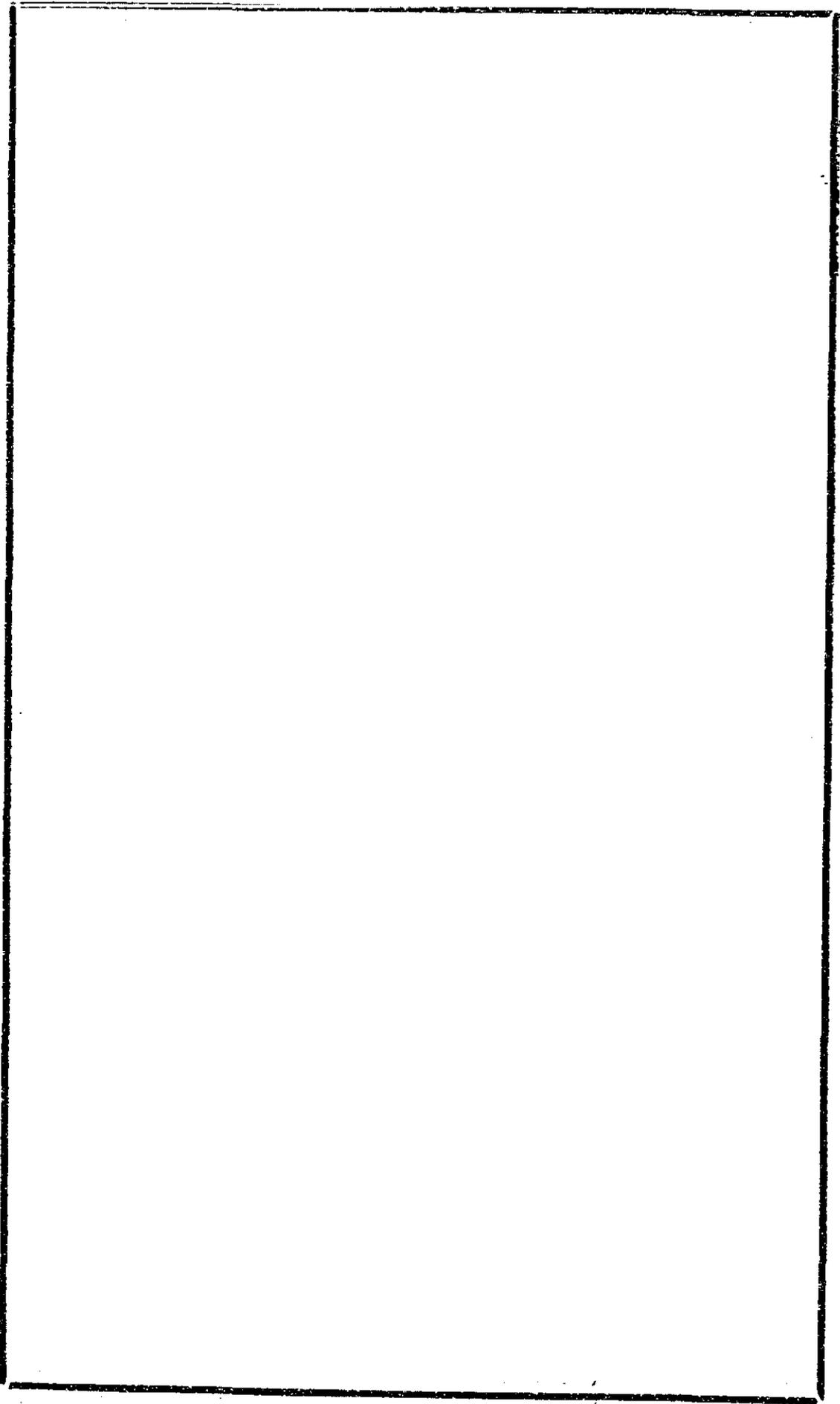
LE CARACTERE... J. GUIBERT

每本 —— 四角

每十本 —— 三元五角

出售處：香港天主堂印書館





10

404054

059